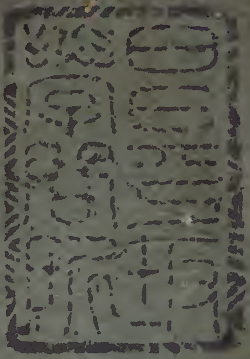


范香溪集

中

七之十五



漢書門			
三	四	九	八
冊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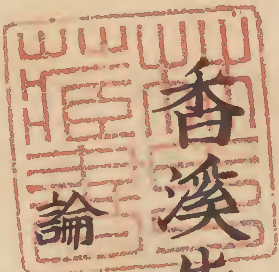
庫文閣內			
三	四	八	八
函	冊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88	
冊數	3 ( 2 )		
函號	315	135	



淺草文庫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七



性論上

詩論  
書論

性論上

性論下

易論

春秋論

月令論



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無外有外非心惟性無偽有偽非性偽而有外者曰意意人之私也性天之公也心主之也意迷之也迷而不復者為愚知而不迷者為知不迷而止焉者為仁仁即心心即性性即命豈有二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能盡其心則意亡矣意亡則寂然不動者見焉是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所以強

名夫寂然不動者也然而又日盛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必於寂  
然之中有不可以動靜名者焉然後為性孟子所謂必有事焉  
而勿正心勿亡勿助長者蓋求知性之道也或曰孟軻知性以  
性為善善果性耶後世以軻與荀揚同論於軻不能无譏善果  
非性耶曰學者之患在不求其是而為衆說之惑苟捨衆說而  
自求其是則是得而衆說之然否昭昭矣且夫性不可言而可  
言者曰靜子姑從其靜者而觀之將以為善乎將以為惡乎必  
曰善可也然則善雖不足以盡性而性固可以善名之也彼荀  
卿者從性之偽而指以為性故曰人之性惡性豈本惡也哉且  
以古人之不善者无踰桀紂桀紂誠惡矣龍逢比干言其不善  
則諱而怒之是知不善之可耻者固自善也性豈本惡也哉彼  
揚雄者求性之所謂而不得則強為之說曰人之性也善惡混  
雄不明言性之果善果不善而以為善惡混是意之云耳意之

而為不明之論庶幾後世以我為知性之深也雄豈真知性哉  
且水之源无不清性之小无不善謂水之源清濁混是未嘗窮  
源者也謂性之本善惡混是未嘗知本者也故曰雄意之云耳  
或曰子以善為不足以盡性豈性与善異取曰善性之用也夫  
豈有二哉孟子知性故不動心又以性之用教人故道性善易  
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繼乎道  
則非道也性成乎道則道一矣然則善不足以盡性明矣且  
孟子亦豈以善為足以盡性哉其言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  
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輝光之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  
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使孟子以善為足以盡性則一言而足矣  
豈復以信与美与大与聖与神為言乎故曰孟子道性善以性  
之用教人也

性論下

天下一性也愚與明氣之別也善與惡習之別也賢與聖至之別也氣習與至雖異而性則同也故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非天下一性耶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說者謂凡人之生性初相近已而或為善或為惡則相遠矣嗚呼是果聖人之意乎人之性果初相近而後相遠乎是大不然也予之說曰天下一性也其初豈徒相近而已哉直同焉耳孔子以謂人之或為善或為惡其性未嘗不相近其所以相遠者特善惡之習而已如是則惡人捨其習而之善不害為善人善人忘其習而之惡未免為惡人也譬之猶水其出同源及泓而別流或清焉或濁焉雖有清濁之異然濁者澄之則為清清者汨之則為濁豈不以為水者實相近耶性譬則水習譬則清濁之流是性常相近而習則相遠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也曰上智下愚性之相近固自若也所謂不移非

不可移也上智知惡之為惡介然不移而之惡下愚不知善之為善冥然不移而之善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或曰堯之聖不能化丹朱子以為下愚可移何耶曰可移者丹朱之性不移者丹朱之愚也愚非性也氣也夫人之稟生氣濁則愚氣清則明氣清之純則為上智氣濁之純則為下愚清濁之氣兩受而均則為中人氣清不純則智而非上智也氣濁不純則愚而非下愚也愚而非下愚者或能移之故曰雖愚必明下愚則冥然不移矣故曰惟下愚不移丹朱氣濁之純者也雖堯其能使之移哉故曰可移者丹朱之性不移者丹朱之愚也且以子路沐之野人性鄙而好勇力冠雄雞佩假豚陵暴孔子惟其愚而非下愚也故孔子設禮稍誘之遂儒服委質移而之善於其死也結纓而不亂非所謂雖愚必明者乎嗚呼說者不能知性而妄釋吾夫子性習與不移之論學者益以惑矣

詩論

孔子純取周詩上據商下著魯凡三百十一篇又摛其義而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至若遺章逸句素以為綢繆其反而之類苟有取焉必掇拾誦說不忍棄去孔子於詩可謂篤矣然其為詩之說則不過以明大義初未嘗深求曲取為穿鑿遷就之論故其說曰吾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於考槃見遁世之士不悶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欽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夫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凡夫子為詩之說率不過以明大義故當時從夫子學如卜商如端木賜其於為詩皆能因告往而知來亦務通乎大義後世死及者嗚呼深求曲取穿鑿遷就之論興而詩之義始不明矣今世之說詩者必欲於是詩求是事故

不得不為穿鑿遷就之論是安知詩人固有婉其辭而義自見者哉葛生利晉敵公好攻戰詩不言攻戰事而曰子美亡此誰與獨處又四章皆言國人喪亡意獨言國人多喪亡是以知其君好攻戰也大田刺幽王時矜寡不能自存詩不言矜寡困窮事而曰彼有不穫釋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獨言成王時寡婦有遺秉之利是以知當時矜寡困窮也若必於是詩求是事豈知詩者哉嗚呼固於詩則必為穿鑿遷就之論詩之義始不明矣抑嘗復熟三百篇而求其大義知詩之志與春秋不殊旨也讀長發而知桀之亡商之所以興也讀大明而知周之與紂之所以亡也讀黍離而知天下之無王也讀下泉而知天下之無賢方伯也讀兔爰而知王師之敗績也

讀茗之華而知夷狄之凌中國也讀角弓而知中國之為夷狄也讀揚之水而知僭臣之漸其變為篡也讀出其東門而知公子爭立之禍也讀丰而知婚姻之道缺也讀著而知親迎之禮絕也讀白華而知嫡庶之亂也讀正月而知女禍之可以拔國也讀十月之交而知災異之並見也讀文武王之詩而知大平之盛德之脩也讀幽厲陳靈之詩而知放悅之禍惡之由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之志與春秋豈殊自哉此則詩之大義無事乎穿鑿遷就而自明者也

易論

昔者仲尼與群弟子難疑答問及群弟子相與論議而接聞於夫子其言具存凡二十篇曾無一以易為問者厥後

孟軻以仁義之說倡於戰國其書凡三萬四千餘言亦無一語及易世儒疑之及觀秦潘典籍大經大法俱為寒灰而獨易以下筮之書得不亡滅然後知孔門弟子與孟軻之有得於易也蓋當春秋時有為易說者皆出於卜筮如周大史為陳侯筮陳仲遇觀之否曰風為天於土上山也

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畢方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曰歸妹之睽猶無相也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凡此類見於傳記不可縷數未有不出卜筮而言易者况當秦之時去古益遠士不知經其獨以易為卜筮

之書固宜然則言易者必出於卜筮則有得於易者固無待乎必言易也且孔子為上彖下象下象上繫下繫與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先儒以為十翼則夫子言易備矣而門人又何問乎至若孟軻說時君以正道初不為甚高難行之論特出於桑而衣田而食禁教畧以繁魚鼈時斧斤以足材木育鷄豚狗彘以為老者之旨味使民得以養生送死无飢寒不給之虞其言雖不越乎日用易知之淺事要皆百姓所甚急下可一日无有而歷千萬世所必行者雖聖人復起无能變易而不用是乃軻之所以深於易也蓋包犧神農黃帝堯舜此教聖人者後世仰望意其道若登天然不可幾及逮者其取易象而制民用則不過網罟耒耜日中為市製絲麻布帛之衣與夫舟楫臼杵服

牛乘馬重門擊柝上棟下宇棺槨書契類皆日用易知之淺事然亦皆不可一日无有而歷千萬世所必行者蓋倫物制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是乃易之所以為精微深廣而聖人所以通其變神而化之者也孟軻孟乎此故其言王道不越乎民之日用是雖无一言及易其不為深於易乎嗟夫易之卜筮為用大矣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而極乎至精至變至神古之人惟知夫卜筮之用大故知易之廣大而不禦雖用以卜筮不害其深於易也後世徒以卜筮為吉凶占驗而已故自軻之外寡能明易者至漢人別著布卦以資射覆而自謂知易嗚呼其幾以易為戰者

書論

予嘗讀大誥酒誥與夫多士多方等篇切怪其辭 義奧

雖宿儒老學有疑滯而不能句者當時群下何從明其說以知上之旨意哉或者以為三代盛時家塾黨庠所以肄業者固已目習耳熟則於上之誥命夫人而能通其義然抑聞之昔者史佚不歛下殤於宮召公問之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夫豈者恠拒之辭豈不可云者周公所以深言不可也史佚不達其旨謂為許已因遂行之召公賢相也史佚賢史也以兩賢者而不能明周公之一言謂當時群下夫人而能通誥命之說其可乎意者一時致仕之臣為州里父師少師坐于門熟而教出入之子弟群下於誥命有不能曉則父師少師與州長黨正之徒開諭詔告使之心釋意解知所以教戒之義則庶乎可也陳壽曰臯陶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

悉而煩臯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群下矢誓故也史惟畧而雅故其言渾厚簡直理暢而旨顯惟悉而煩故其言丁寧反覆必有義與而難通者非聖人於作誥故為是誥屈艱深之辭理勢然也蓋聖人樂與人同欲發一言措一事惟恐少拂天下之心凡所以曉告群下者必累千數百言回復委曲使天下之人煥然皆无疑於吾言而後已蓋其論之深則民知之審民知之審則其發命而作事天下靡然趨之无兪豫不前之惑聖人以為凡民雖愚要可以理曉難以強服與其臨事而民心有所未喻相視前却乃始有紛紛乖異之議孰若先事未發深陳而力告之使群下與吾一心无撫然不樂於吾所為者此聖人寬大忠厚之至所以盡人情使天下不難於從令故其言不得不悉



而煩也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商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  
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卑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又曰  
惟我事不貳適惟尔王家我適夫當成王時商亡久矣而  
頑民掌與祿父為惡翻動周公誅之豈其无罪而必曲為  
遜辭告之如此者意若以謂非我周敢弋取商命惟天不  
與商惟民秉心為我尔王家固已之我不復有變矣尔商  
民何為不服哉蓋聖人務使天下樂推不厭故不以力誅  
頑民之身而必欲有以深服其心夫惟深服其心也是以  
周雖衰猶歷數百年雖無賢聖之君人心猶滯之不去然  
則周誥之煩是周公所以服人心也非其理勢然歟

春秋論

春秋聖人所以書王法也辭嚴義密世之學者皆病其難

明蓋未嘗詳味平經而徒以三傳亂之則筆削之旨湮鬱  
而不著小儒陋生往往投編輟誦漫不曉為何等語甚者  
置經不問願取三傳之說可喜者誦之是所謂買櫝還珠  
者也昔者楚人賣珠於鄭為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玫  
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嗚呼先聖大經不幸  
而為楚人之珠者以三傳浮辭為之櫝也唐盧仝善學春  
秋東三傳於高閣而抱遺經以究終始故其作春秋摘微  
不任傳以尊經明聖人之旨為多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  
潛左氏曰脩惠公之好也夫引夷狄而會中國明隱公之  
罪豈脩好謂哉仝則曰戎非中夏敵公輒會之是無王也  
桓公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公  
會齊侯于謹穀梁傳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

可也夫公不親迎但會于謹豈禮也哉全則曰齊侯逆女非禮公又會之皆失禮也莊公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公羊曰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我捷威我也夫有四夷之功不獻于天子而獻于魯所以深誅齊侯豈惡其威我哉全則曰齊為霸主反獻捷于魯故謹始末以罪之又責齊侯无戴天子之意凡全之說若此類者衆由其知有經而不知有傳故於聖人之旨獨有得乎心也竊嘗取春秋之經復熟締玩然後知聖人之辭甚嚴而褒貶之義甚密也隱公七年冬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天下使楚丘衛地也天子之使而戎伐之以見夷狄陵中國之甚地以楚丘者責衛之不能救稱以歸而不言執則不與夷狄執天子之使且責凡伯之不死位而為戎纍囚也又以

責戎所經以歸之國皆安視凡伯而莫之教天子方伯亦終莫之能討也此則聖人之微旨其嚴且密如此而左氏乃以謂戎嘗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故見戎于楚丘公羊曰執之而言伐之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穀梁曰戎者衛也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使李者讀經而以三傳亂之則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義果安在哉故夫不任傳以尊經乃可謂善尋春秋者也

月令論

月令見今戴記漢賈逵馬融蔡邕魏王肅皆以為周公作晉孔晁因曰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而鄭康成高誘等以為秦呂不韋時集諸儒作唐孔穎達因曰不韋十二月紀正與月令文同而小異者終三數字耳東哲則

又以為夏時之書劉子珪則又以為秦諸儒取聖王月令之事記之牛里仁則又以為雜有虞夏商周之法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全稱秦典然竊考之周三公不稱相至六國時始稱相而月令孟春日命相布德和令周有大司馬無太尉至秦官始有太尉而月令孟夏日命太尉贊桀俊周有內宰无奄尹而仲冬日命奄尹申宮令周有酒人无酋人而仲冬日命大酋秋搖少齊周以達子為正而季秋曰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周以上春鬻龜而孟冬日命太史鬻龜周五時迎氣皆前期十日齊而孟春日先立春三日天子齊又若孟春言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仲冬言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之類决非周公語也則月令不出周公時明甚然當呂

不常時秦始皇未并天下尚稱王而月令云天子秦末改周政而月令以孟冬為歲首不常方招致賓客游士歌以并天下食客至三千人家僮至万人而月令仲冬云罷官之無事者凡此又疑不尽為呂氏時書也若以始皇既并天下稱天子而秦人取不常書增加之為月令耶則始皇既并天下罷侯置守矣而月令孟夏日行賞對諸侯始皇置三十六郡矣而季夏日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牧芻以養犧牲始皇以十月朔為正矣而季冬日天子与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狩來歲之宜始皇子弟為匹夫矣而季冬日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秦始皇更民名曰黔首矣而孟春日行慶施惠下及兆民始皇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矣而孟春日天子載青旗衣青衣此則又非始

皇為帝時書也既非周公時書又非呂不韋書又非始皇  
既為帝時書則月令果何人作耶予詳求其說蓋以為呂  
氏使其容人人者所聞集論以為十二紀初非出一手也  
至漢淮南王安與蘇飛李尚及諸儒大山小山等著書又  
取呂氏十二紀附益為時則訓令見淮南鳴烈解蓋亦諸  
儒為之而非出一手也夫十二紀既非出一手漢人取而  
附益之又非出一手已而禮家抄合於禮紀則月令豈一  
人之為哉意不韋賓客著所聞或取虞夏商周之遺典或  
據時事以為說其後漢諸儒又增加之故月令官名時事  
雜用虞夏商周秦漢之制何以知月令雜用虞夏商周之  
制也蓋鳶車有虞氏之路也而孟春曰天子乘鳶路周之  
大司寇在夏為大理而孟秋曰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又凡

月令皆本夏時多與夏小正合而車旗衣服皆取於商之  
制而有變焉以此知其雜用虞夏商周之制也何以知月  
令雜用漢制也按前所論季秋合論侯制百縣為來歲受  
朔日以為周則不當謂十月以為秦則不當言諸侯蓋淮  
南王安與諸儒著書在文帝時漢猶以冬十月為歲首而  
又有諸侯故合諸侯每為來歲受朔日之說唯指之漢制  
無齟齬不合者當是漢儒增加不韋季秋紀中語而漢人  
傳者因以鴻烈解為正併易呂氏季秋本文從時則訓禮  
家又取以為月令故今三書季秋合諸侯與為來歲受朔  
日文皆同以此知其雜用漢制也何以知漢人取十二月  
紀增加之也按周禮秋獻龜于凡取龜皆用秋待實夏之  
秋耳月令季夏乃曰命漁師伐蛟取龜登龜取龜蓋作月

令者誤以秋獻龜掇周秋之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故妄  
於季夏言登龜以其誤妄知漢人增加之也又按時則訓  
孟春之月招搖指寅其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服八  
風水爨箕燧火東方御女青色衣青衣鼓琴瑟其兵矛其  
畜羊朝于青陽左个以出春令凡此類皆呂氏書所元則  
漢人增加亦多矣豈惟季秋紀哉鄭康成於鴻雁來注云  
今月令鴻皆為候孔穎達謂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為  
古不入禮記者為今蓋戴聖刪大戴書為四十六篇謂之  
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季融又足月令明堂位樂  
記合四十九

# 杏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八

論

周論

六國論

唐論

周論

秦論

楚漢論

五代論

周有天下  
長久而卒  
遂亡也或者  
知東遷非所以  
王之迂九鼎固以

百六十有七視夏商最為  
王以復興周道故陵遲而  
計是知周自東遷而衰不  
豐鎬謂洛邑為東都蓋自武  
意乎經營矣周公相成王成

武王之志卜洛建邑凡郊丘社壇宗布市里无一不備是  
豈无意乎迁我藉令當時无意乎迁豈无意乎後世子孫  
計我使成王周公无意乎迁不為後世子孫計何利而  
為此紛紛也以書考之周公告王使居新邑為治王因遂  
東故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雖不留都亦既有事于烝  
祭矣則東迁何尤而以為失計其謂洛邑形勢不如西周  
之據函崤界褒隴耶則以德致人賢於負固而西阻九河  
東門于旋豁險要阨之守也謂洛邑土地不如西周之  
為九州上腴天地奧區則阨之所和異於偏方面西泝  
洛背河左伊右足富也謂東迁不足以朝  
万国耶則赤芾固掌會諸侯矣謂東迁不足以  
抗四夷耶則堅固掌攘夷狄矣謂東迁致王

室之陵夷耶則日蹙國百里周道為已衰謂東迁致王威  
之微弱耶則下堂見諸侯君尊為已替謂東迁致伯國之  
盛強耶則膠舟不復甚於問鼎輕重謂東迁致外侮之憑  
陵邪則四夷交侵其於戎伐凡伯然則東迁何尤而以為  
失計乎使西周不有宣王吾知板蕩之後不待東迁而無  
周矣使迁洛而復有宣王吾知黍離之初雖移都而周必  
興矣且堯平陽舜蒲阪禹安邑商自契至湯八迁盤庚五  
迁唐虞夏商之都罔有定止漢世祖宅洛邑延祚二百魏  
孝文亦宅洛邑太和稱治使建國必於西周則前乎周者  
不都豐鎬何能國乎使周必不可國則後乎周者或都東  
洛邑何能國乎使文武都東周周其有不只乎使平王都  
西周周其將不衰乎又况周公營洛以為天下中諸侯蕃

屏乎四面故立京師議者謂平王東居洛邑其後五霸更率諸侯以尊王室故周於三代最為長久然則周迂于東實資夾輔以求其年謂致衰可乎迂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與不德易以衰是郁洛可以與而所由致衰者果在不德東遷豈遽為失計哉

秦論

秦得兼天下之數而失所以守天下之道阻轂函表終華擁百二之勝以臨東諸侯則秦既有兼天下之勢矣自孝公以來急耕織以務富上首級以勸戰亦既有兼天下之資矣於是據閼固守虎視而窺周室有包季宇內之心然常自計諸侯之地足以五秦土諸侯之卒足以十秦兵是我雖有兼天下之勢而天下之勢且甚強我雖有兼天下

之資而天下之資且甚厚我不以數圖之則天下所謂強且厚者將一合而謀我雖掃境內出吾兵傾困廩轉吾粟猶不足以救敗而自支尚何天下之兼哉惟秦人於此挾所以兼天下之數因其教而用其資下勁兵以臨六國常深懼之而不窮其攻往往拱手以須賂地之人地入而秦肥秦肥而六國齊以亡矣此非得兼天下之數邪彼為從者曰趙嘗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夫天下賓秦秦非有畏而兵不出也討秦之慮以為六國納從急之則勢愈合交愈締緩之則曠日而隙生必自相圖可無下兵而從自解吾且使辨士欺六國而敗其與則我可以得志此秦所以坐閼中之甲十五年不東出也已而羣首之說用則齊魏趙關蘇秦恐而去趙則從約皆

解矣秦之至數如此天下蓋不足兼而有也嗟夫權術計  
數兵家有之縱橫家有之申商有之八世所不聞聖賢所  
不道今秦以數取天下既甚陋又欲以數守之收天下鋒  
鏑鑄之咸陽以虞下叛而不知奮白挺者足以為戎首焚  
滅詩書撥弃古文以愚其民而不知溺儒冠者足以建大  
號罷侯置守郡縣六服以銷尾大之禍而不知乘時蠶起  
者皆窮巷逋亡之匹夫堅長城以遮胡寇而不知出七首  
槌屬車者近起於肘腋禁偶語以防民言而不知道旁觀  
東遊者謂可取而代此其所以取天下僅再傳而亟失之  
也嗟夫得兼天下之數固已與三代之異矣而又欲以  
數守之秦之歷年四十為幸已甚賈生謂使子嬰以庸王  
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是見秦阻之

可負不見任數之速亡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  
荀卿曰湯武非取天下也倫道行義與天下同利除天下  
同害而天下歸之然則三代固嘗得天下以仁矣未聞取  
天下以數也詛之言曰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取  
與守不同術也是以秦取之為不非也班氏過其說宜哉

### 六國論

六國仰閔而攻秦秦常延敵無所憚秦兵一窺六國之境  
則六國狼顧而不能支何哉六國異心而秦有一定之計  
故秦能使齊楚韓魏燕趙自相攻鬪而坐制其敝也當是  
時天下稱強國者非秦而楚非楚而齊韓魏雖天下樞然  
韓地不過九百里魏地不至千里至小弱也迫於敵則勢  
不能無附故秦攻其西則南附楚東附齊楚攻其南齊攻



其東則西附秦秦之謀蹙韓魏不遺餘力矣齊楚之攻之  
因秦所禱祀而求者也齊楚不知深合韓魏以結從親之  
要常攻而駭之入秦以自救是以秦常間齊楚之攻韓魏  
也因得救韓魏以固其與韓魏之與固則秦亦得挾以攻  
齊楚而无議其後者焉非徒齊楚也燕趙之地不歲危而  
民不歲死者恃韓魏之蔽得无受兵於秦也无韓魏之規  
則秦人輕卒銳兵長馭千里渡河踰潼擾番吾戰於邯鄲  
之下而趙危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戰於易水之上而燕  
危燕趙不知深合韓魏以結從親之要常折而與秦秦因  
得弱韓魏而攻之韓魏見攻南不援於楚東不援於齊北  
不援於燕趙則勢不得不西面而入秦計韓魏之心亦且  
搯腕切齒於齊楚燕趙思借秦以讎之不取質子割地以

事秦而韓魏亦且自亡其脣以相侵擾是秦常闢六國而  
坐制其敝也秦所以得闢六國而坐制其敝者患在六國  
異心而秦有一定之計夫惟六國異心故朝聞從人之說  
而合為從暮聞衡人之說而散為衡從散則離衡成則疑  
離則不相為救而反相圖疑則魚相為而不相安秦將救  
商君嘗訴襲魏公子而破之齊趙因亦數破魏兵是不  
相為救而反相圖也韓公仲曰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  
救者楚也是魚相為救而不相安也此秦所以得間其異  
心而攻闢之也若秦之為計則一於連衡凡其大臣父兄  
朝謀而夕議與諸侯客子憑軾結駕西入關而納說者皆  
所以敗從而成衡此秦有一定之計也以一定之計且有  
衡人成之以闢六異心之國將不制其敝而兼天下乎向

使六國約從計亦一定而不易歲并力以患秦則秦人元  
與為衡而兵惟无出必犄角攻之秦亦必自憂匹馬隻出  
輪之不返也是六國反得以蹙秦于函谷而制其敝也秦  
安得而攻關之當魏武侯之卒韓趙伐敗魏師謀曰取魏  
地而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患是後  
妬魏之不毀而忘毀魏之去秦疾遺已憂也嗚呼時亦幸  
其計不知耳使遂分魏則韓孤而秦患迫其將覆亡之不  
暇魏分而韓亡則秦兵之出无限雖燕趙齊楚亦相隨為  
秦禽矣尚安能及始皇之世而後亡哉

### 楚漢論

漢高祖與項籍俱起叛亡逐秦鹿蚌鷓相持者八年高祖  
之命懸籍手數矣而籍率以敗滅何哉籍專為暴高祖專

為德也高祖之人咸陽也秋毫不犯籍至乃火而屠之予  
以為楚漢與亡此已分矣籍特挾用匹夫小勇劫人以假  
息故後死耳夫以高祖權略智數攬英豪而驅御之蓋真  
王霸才雖羽百輩不敵也方韓信為治粟都尉蕭何數言  
其竒高祖故不用欲以忿信之亡既亡而追得之信日以  
為死矣反遽拜大將使信以後遇過望必效死力卒用信  
以滅楚然而信遂謂漢遇我至是在其術中而不知也鄧  
食其為漢謀撓楚權立六國後高祖非不知六國後不可  
立也而以問張良蓋時欲觀良心耳高祖固知良之可用  
然以良始惟為韓報仇又嘗從項梁立韓諸公子橫陽君  
成為王益樹黨已而為韓司徒又嘗自褒中去漢歸韓恐  
良終為韓不專為漢故因食其謀以掌良心初非不知六

國後不可立也問曰於子房何如其嘗良心可見也然而  
良方力陳八難是在其術中而不知也蕭何於漢臣才最  
高膺專任守關中既獨立万世大功高祖慎其脫自驕以  
取禍故遺卒為衛繫之廷尉抑折之使自卑畏以保令  
終非誠疑何也借誠疑之則必踵韓彭誅矣然而何至自  
汙以求免是在其術中而不知也三子皆人豪後於高祖  
術中而皆不知此漢所以取天下也若籍則无能有是得  
范增不能用得陳平不能用得韓信不能用皆使之怨憤  
奔去徒以匹夫小勇欲決雄雌於挑戰間至力蹙勢窮猶  
將馳殺一二漢將以見技能此楚所以失天下也然則籍  
之亡也又胡望乎天哉

唐論

堯有天下不以傳丹朱而授之舜舜有天下不以傳商均  
而授之禹夫豈不愛其子哉以為子不肖而授以位則天  
下蒙其害故不敢用一己之私意易天下之公心夫以聖  
人不私其子也猶外求賢人而授之况有賢子不能立而  
曰必立所愛亦已惑矣此唐太宗之所以不明也方承乾  
得罪太宗欲立晉王限以非次回惑不決至取佩刀自向  
以要其臣使必已從繼又欲立吳王恪謂長孫無忌曰公  
勸我立雉奴雉奴懦弱不能守社稷吳王英果類我欲立  
之何如雉奴即晉王也嗟夫恪誠英果耶則不當以無罪  
棄晉王誠懦不可守社稷也則不當越次而立今太宗以  
一旦之愛必立晉王豈公心乎且恪雉奴等已子耳猶以  
私愛弃英果而立柔懦借使諸王皆朱均也其肯捨己子

而外求賢人授之位乎此其去聖人遠矣然觀太宗嘗立  
論譏評晉武以為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  
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安也家亡不可存也又曰弃  
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畏小忍而忘大孝聖矣  
之道豈若斯乎其誡訶前古如此而昧於己子卒使庸昏  
嗣有大位劫於北晨幾至覆邦豈所謂咲古人之未工忘  
己事之已拙耶身屬鞬執銳取天下於百戰之餘一幸而  
委之孱子豈不自念其國亂不可安之論耶彼以佩刀自  
向蓋小夫賤婦之為而謂太宗為之邪勤勤託孤於李勤  
而卒所以立武亂唐者勳也豈不惟不明於知子而又不  
明於知臣耶且以求業業齊人以府兵強本幹以租調立  
常經之法凡太宗之規為計慮欲以維持後世者皆億萬

年不易之良圖至儲貳之重乃獨失授如此豈智以愛昏  
所為悖繆而不自知耶堯之時二八未登四凶未去五品  
不遜民庶艱食皆未嘗以為言也惟急於授位得人今太  
宗於儲貳失授而徒汲汲於維持後世之法是猶締架巨  
室塗茨丹雘高墉大鏞無所不至已而付于敗家之手其  
能傳之久耶然則唐中遭革命宗枝剝喪酷吏日出生人  
毒痛者皆太宗立懦子之禍也人君可不戒哉

五代論

五代之亂極矣凡八姓十有二君歷四十餘年干戈戰伐  
殆無寧歲其間悖逆禍敗自古未有若是其烈而興滅起  
廢亦未有若是其至者也周世宗以英偉之資為聖  
人驅除固無得而議者其餘則皆可以為覆轍之戒蓋梁

由強藩以取唐故梁臣多跋扈末帝尚姑息將師相殘賊而梁以亡矣唐莊宗之取梁與明帝之取汴皆石欽瑋力也其勢不得不忌忌則石氏兵起而唐以亡矣晉之取唐資契丹為援虜固貪憚而無厭則必有所不忍德光入寇而晉以亡矣郭威之於漢猶石氏之於唐也則隱帝亦不得不忌忌則鄴兵渡河而漢以亡矣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權所在則隨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以亡而其所以起廢之亟者無忠臣義士以維持之也方晉之未滅梁也晉大臣多不欲莊宗即尊位而梁臣蘇循乃先以臣礼謁見蹈舞為呼萬歲及晉兵入汴詔赦梁群臣李振喜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嗚呼有臣如此梁安得不亡乎馮道相莊宗又相明帝又相愍帝及潞王反則迎路王及

晉城唐則又事晉契丹滅晉則又事契丹漢高祖立則又事漢及周滅漢則又事周方且著書自陳更事四姓與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嗚呼有臣如此唐與晉漢安得不亡乎蓋自朱溫圖受唐禪士以朋黨是殺者雖未必盡賢要之不與梁而與唐亦忠節也方昭宗時天下賢士大夫或殺或去留班列者無幾矣而裴樞陸扆輩與它縉紳坐貶死凡數百人朝廷為空則醜類干梁于唐于晉漢周者皆頌巧乱人謀身賣國如振循道者也嗚呼以一旦朋黨之禍使四十餘年遂無一忠臣義士出於縉紳至於天下大壞極乱元元塗地而莫之救是朱溫以朋黨賊電當時之士豈性殺數百人哉實奉天下生民納之塗炭廢爛於數十年間也彼其涸膏流腸豈足以償白馬之禍哉

香溪范賢良先生文集卷第八

香溪范賢良先生文集卷第九

論

孔子聞韶論

夷齊諫武王論

叔孫通知當世要務論

鄭公願為良臣論

房杜不言功論

魏徵勸行仁義論

聖人百世之師論

孔子聞韶論

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切嘗疑之深惟夫子資上聖於多能為天得審音知樂殆其餘事又嘗求之傳記魯昭公之二十五年夫子蓋年三十五矣項之魯亂遂適齊則年幾四十矣始而夫子適周

且未冠已訪樂於萇洪宜不待至齊而韶始聞也何詳味  
頌嘆若初未聞者乎予知之矣春秋之亂子有弑父臣有  
弑君而不知勳華之揖遜雖韶音尚存未有明其義者也  
夫子以將聖之道為天下宗邦君柄臣率分庭禮之其有  
一物之不辨則走使而問焉以取正是所以尊信吾夫子  
為甚至今夫子翫韶之美至忘味彼將曰孔子聖人也而  
美韶音如此詔果何謂哉則又將即韶音以求其義庶幾  
知有虞紹禪之美而耻篡奪之亂焉是亦諷而誠之之義  
也當春秋之時齊襄公立十二年而公孫無知弑之無知  
自立而雍廩弑之小白之薨也五公子爭立無虧立而齊  
人殺之昭公之薨也子舍立而商人弑之商人代立而閻職  
又弑之商人之子立而齊人又廢之莊公立六年而崔武

子弑之已而孔子適齊聞韶則景公問政之時也方陳常  
擅齊政變逆有萌聖人微見其漸故對以君君臣臣是孔  
子感齊之亂意可知也齊於春秋為亂特甚故美韶音必  
於齊言其微矣乎後之好異嗜奇者昧吾夫子所謂而徒  
附益其說曰孔子至齊郭門外遇嬰兒之挈壺者其視精  
其行端孔子謂御曰馭之韶樂方作至齊聞韶不知齒味  
是豈有識之言哉

夷齊諫武王論

或曰武王伐商伯夷叔齊諫之而不用商亂已平天下宗  
周夷齊耻之遂去隱乎首陽之山且曰義不食周粟而終  
以餓死有諸否乎曰有之曰然則孔子以夷齊為賢武王  
其非耶曰夷齊固賢矣而武王不非也夫以紂之不道不

可不伐者也惟武王能將天命取而伐之易昏以明使四海赤子得脫虎口而乳慈母君子稱之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武盡美矣此胡可非耶惟夷齊之心以為臣伐君蓋甚逆之道使君非紂不當伐也臣非武王不可伐也後世有亂賊之臣必將曰武王聖人也而伐紂當年無一人非之者是則臣伐君乃聖人之教其於篡奪竊取將多有之故於武王杖鉞指商之初叩馬陳諫以明君臣之分既不從則又耻而去之雖餓死不悔期於殺身以愈後世之亂使後世之人皆曰武王之伐商當也而夷齊猶非之是則伐君者乃臣子之深罪雖有篡奪竊取之志將遂巡而不敢發夷齊之心蓋如是初不以武王為非也不然諫而不入胡不死之以示爭切之心以開武王之惑以見紂之

史不可伐乃於有商既亡之後空自餓死何益耶且季者之所取信不惟孔孟耶孔子嘗言夷齊之無怨矣使其羞諫君之不用至於不食而死且不為怨乎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其所以避紂而待天下之清豈無望乎易紂以清者予是以知夷齊之心初不以武王為非也而諫之是欲愈後世之亂也武王之於紂不以得不伐夷齊之於武王不得不諫非武王無以欺亂於一時非夷齊無以救亂於萬世予故曰夷齊賢而武王不非也或曰議者以伯夷之諫無有也其所不與伐商者蓋二老春秋已高自海濱趨文王之都遠計數千里自文王之興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意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又意其死於道路又意其至文王之都不



及武王之世而死此有諸乎曰無之此非折中之言無稽  
之論也夫伯夷之與太公俱稱大老年相若也伯夷處北  
海而太公處東海地相似也若曰伯夷之志不遂此固無  
所證信若曰死於道路則太公疑亦不能至文王之都若  
曰歲久而死則大公疑亦不及武王之世此實無稽之論  
非折中之言也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春秋左  
氏傳曰武王伐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噫使二  
書不出於孔氏之門人其可也若其書果足傳則或人之  
言吾不敢聽

叔孫通知當世要務論

當草昧多艱之初而為誕闊難行之事譬欲飲渴而酌河  
漢豈人情哉將以救世定亂則莫若當務為急知所當務

則功立效矣漢高祖初定天下叔孫通欲正君臣之儀以  
尊高祖諸生稱之曰知當世要務謂通明所以定亂之道  
也君臣之禍莫大於名分不嚴名分不嚴則君不自知其  
尊臣不自安其卑君不自知其尊則不知所以馭臣臣不  
自安其卑則不知所以奉君於是君臣失位慢悖僭僭之  
患以生至於逆叛篡竊者有矣故曰名分定勢治之道名  
分不定勢亂之道今夫嬴秦失鹿天下逐之人有自王之  
心故陳勝以戍卒王楚楚遺武臣略趙則武臣王趙趙遣  
韓廣徇燕則韓廣王燕已而王魏王齊王韓王西楚号稱  
滅秦而王者不可勝數率皆自謂特起稱孤無復北面事  
人雖使舜禹在上不以名分制之且不能保其必臣顧區  
區劉季特以馬上得之苟非以礼法為治彼肯低首下心

曲拳而遂服哉又况漢之將臣多出於刑餘盜劫鼓刀市  
繪之徒非有至智大識通知天命者一有不快則掉弄逆  
旗等兒戲耳高祖其能盡誅之乎於斯時也求所謂定亂  
之道則未有先於名分者君臣之儀所以正名分也而通  
乃能為高祖制之是以明其知要務也長樂之會警衛肅  
飾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前日擊狂醉呼之人鉗頰縮  
氣無敢譁者使高帝一旦知為皇帝之貴此則知所當務  
而功立効也其後諸侯雖有反者然名分既定天下之人  
獨知有天子而不知有諸侯故皆偏方獨叛無有應助而  
相繼受戮向使通不正君臣之儀則韓信不入賀彭越不  
受囚天下之人亦將乍臣乍叛為信為越而高祖不得獨  
尊矣通之有功於漢豈汗馬比哉雖然諸生謂通知要務

則是也謂之聖人則大不可通挾儀秦捭闔之風且不得  
為純儒其去聖人亦<sup>万</sup>遠矣是可也辨而明也

魏鄭公願為良臣論

人臣有殺身之義而殺身者每出於不得已君為不道醜  
行日積不知自悔臣必輸忠而指言之言之不從則必號  
泣而苦言之於是而忤君心逢震怒赴湯冒越乃有至於  
殺身是君之惡至此而極而臣之義亦至此而窮且凶也  
豈臣心之所欲哉唐魏鄭公謂太宗曰願陛下俾臣為良  
臣無俾臣為忠臣蓋殺身而為忠臣者出於不得已非其  
心之所欲故也自古無道之世臣主之名有兩敗無兩立  
君行惡矣臣不能以忠死之則臣亦惡矣此有兩敗也君  
行惡矣臣以忠死之則君惡愈大而臣獨得忠名於世此

無兩立也臣主之名兩敗君子固深耻之君名惡而臣獨善君子亦寧樂哉而或至於為忠者不得已也故曰無俾臣為忠臣也或曰鄭公之願為良臣將愛身而難於為忠耶曰不然也鄭公之於忠臣非不能為不願為也其言雖曰願為良臣然正欲以示其將必為忠臣之心太宗有道則公為良臣是俾公為良臣也太宗無道則公為忠臣是俾公為忠臣也鄭公若曰願陛下為有道毋為无道無道則臣將必為忠臣盖欲繩其君使不得為無道云耳且以忠良異稱要皆美号鄭公亦何擇焉其所以言此非為身謀正為太宗謀耳公為良臣則太宗為有道公為忠臣則太宗為無道君以无道見醜於天下後世而臣獨以忠節有聞孰若身荷美名君都顯号而臣主之善兩立此公所

以為太宗謀而願為良臣也不然與龍逢比干遊於地下鄭公寧有貶哉幸太宗能用公計以致正觀之治是以卒擅良臣之美也雖然公之言可以為賢者道彼有庸回之臣苟於固位坐視君之愚昏而無所正救不知良臣初未嘗不為忠焉乃曰魏鄭公不願為忠臣君雖無道吾願為良臣而已脂韋塞默卒有臣主兩敗之禍此豈鄭公之謂哉

房杜不言功論

君子有心於濟世無心於立功功非君子之所當論也時方輔英主平禍乱則所以經濟大業者不得不用力焉然其初心豈以邀功為哉痛生人之荼毒為之拯救而已唐太宗取天下房元齡杜如晦力為多然二人終不言功為

其有心於濟世而無心於立功也。初嘗言之。隋季不競。魚爛土潰。小黠巨姦。揭竿蠡起。四海之內。鞠為盜區。元元無聊。有肝腦塗地之禍。太宗於是奮布衣提三尺劍。剪除羣賊。為萬人請命于上帝。不踰十年。遂定天下。稽其梟威。雅走獯鬻。崇功偉烈。赫奕盛大。疑非手足所能。畜者蓋房杜實佐成之也。太宗自為燉煌公時。即收元齡。自為秦王。即用如晦。二人之佐太宗。固有年矣。竒謀秘畫。陳之多矣。繩遠正諫。亦已教矣。是其有功於唐。殆不可以筭計。由常人觀之。則必歷自辨教。以希高爵大封。垂榮後裔。而不疑矣。然而二人方且撝謙。貶抑痛自退遜。曾無一言及之。豈無謂哉。其意必曰。吾君之定禍亂天下之所歸也。實為吾君

之德也。吾君不作。我何為哉。是雖有功。歸之吾君可也。又必曰。吾君之定禍亂衆材之所資也。實為諸將之力也。不有諸將。我何為哉。是雖有功。歸之諸將可也。又必曰。成功之下不可居也。古所患也。自伐以取禍。功於我何有哉。是雖有功。持之若無可也。歸之於君。則功不可言也。歸之諸將。則功不可言也。持之若無則功不可言也。二人有功而不言。意其有得於三者之說也。雖然是亦無心於立功者之所為也。使二人者。攘袂用力。區區以功名為務。亦何能不自言耶。抑嘗聞之。薛万均。盧祖尚。李君羨。輩太宗時俱有功。受封爵。然而万均坐清宮不謹。下獄憤死。祖尚辭交州都督。斬之。朝堂君羨以誣讞見忌。下詔誅之。是皆非辜。小肯不獲保全。則太宗之於功臣。初未嘗加恤也。尉

遲忝侍宴論功爭班乃至不憚而深譴之且有韓彭夷戮  
非漢祖之愆之語當時大臣類多畏禍李靖闔門稱疾長  
孫無忌求解僕射懼有功而終見疑也然元齡如晦之不  
言功其亦覆車之戒耶嗚呼拔劍謹言攘袂指畫競占豐  
邑爭據上位者無時無之君子敬明退遜之義其於房杜  
蓋亦少懷仰哉

魏徵勸太宗行仁義論

人必有是志也然後勉之而益進激之而益勵苟惟不役  
志於是事而以是事勸之則雖<sub>予</sub>賜聞說挽乎前儀秦捍  
闔劫乎後吾知其行事不能以寸是故戰國之君昧夫人  
道忸怩千剝斂積實攻闔侵取之說凡其君臣早朝晏罷  
諏謀而建白者必功利是圖謂拓土為能臣謂豐財為至

計誅求無藝使民剔肌出髓而未已玩兵嗜殺使民絕脛  
洞胷而不悔被其大欲在圖霸積慮在富強故雖以孟軻  
游談仁義於齊梁鄒魯宋薛之間往往杌鑿不偶要有一  
君行其言者非軻言不足用蓋時君無役志乎仁義者也  
故夫人主必有是志然後勸之以是事則深聽而果行昔  
太宗致正觀之治天下晏然外薄嶺海戶闔不閉蠻夷君  
長咸襲衣冠帶刀宿衛於是帝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  
効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古今議者因遂以謂太宗行仁  
義率由魏徵勸之嗟夫徵排德彝而勉其君以施化信有  
助矣然向非太宗有志乎仁義則德彝言入而莫回徵徒  
百說未免為虛語也徵雖賢孰與孟軻太宗雖明而食功  
勸兵猶未賢遠於齊梁之君使其素心不在仁義則孟軻

復生言猶下聽况微其能勸之有行乎觀太宗在正觀初嘗謂侍臣曰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為治庶革近代之澆薄又曰為國之道必撫以仁義公等宜共行之惟夫素心在仁義然後知仁義之可以為國而責治於臣下者亦必在於仁義故又嘗謂仁義之道當存之心使常相繼斯須懈怠去之已遠譬猶飲食嘗令充飽乃可全生此其於仁義固克念而不敢忘則於微之說非偶然聽之所以能有助也或謂文皇艾刈手足安忍無親此其於仁義背而馳者也何克念之有乎曰是誠太宗之慙德也然仁義何嘗之有背之則為小人蹈之則為君子子使太宗自艾自克處仁遷義則一洗心易慮猶可與也况能力行乎孟軻言五霸假之久假而不歸鳥知其非有春秋惡惡疾其始善善樂

其終然太宗既久假矣胡可嫉其始遂終疾之耶

聖人百世之師論

聖人備道全美人倫之至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世之法一是矣是百世之師也若孔子是也至若伯夷柳下惠以為百世之師則可以為聖人則學者疑之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驗諸度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此聖人所以為百世之師也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身乎之揚雄荅曰之後世君子又曰關百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耻能言之類莫能加也子貢稱夫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

能違是聖人為百世之師若孔子可以當之也至若伯夷  
得聖人之清而已柳下惠得聖人之和而已豈能盡聖人  
之道乎孔子曰伯夷古之賢人也又曰臧文仲知柳下惠  
之賢而不與立孔子於夷惠特稱賢而已以為聖人學者  
疑之先儒嘗謂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萬章公孫丑  
之徒相與記軻言焉耳信如是則以夷惠聖之清聖之和  
真軻言也直以為聖人記軻言者之過也然而聞伯夷之  
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  
敦是二子奮乎百世之上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豈  
非百世之師乎蓋伯夷雖清而聞文王作興則曰盍歸乎  
棗柳下惠雖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是雖未至於無可無  
不可要亦非滯於一隅者此所以未可謂之聖人而可以

為百世之師也

杏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九

杏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十

書總論

堯典論

伊訓論

咸有一德論

洪範論

君牙景命呂刑論

堯典論

湯誓仲虺之誥論

太甲三篇論

詛命三篇論

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

附君陳

夫子序書辭嚴旨與不越教言而終篇大義粲然可明若序堯  
典言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禪于虞舜則堯  
之廣大同天始能格于上下協和万邦終能求賢于側陋授以



天下盛德大業已備見矣後世邪說橫議詆誣大聖謂堯幽囚  
謂舜臣堯怪妄百出特考是教言而唐虞禪紹之美昭若白日  
紛紛詭論不攻自破蓋功成者去天道固然堯將遜位不以授  
丹朱而授舜是謂天下為公之道故曰將遜于位禪于虞舜聖  
言折衷堯舜之道益明於是又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對宰我  
之問亦云陶唐其仁如天孟子推其說則曰為天下得人者謂  
之仁蓋堯以天下授丹朱則丹朱利而天下病以天下授舜則  
天下利而丹朱病堯曰吾終不以天下之病利一人卒授舜以  
天下方其念丹朱與天下利病孰輕孰重苟懷一毫有我之心  
則視利天下不足以病其子視利其子雖病天下不屑也惟堯  
死我視天下猶吾子也視利天下猶利吾子也如是則吾子與  
天下何擇焉所利者衆則為之耳目授舜之利公利也授丹朱

之利私利也不以私利是利此天心也此其所以能視天下  
猶吾子而則天之為天下侍舜而如天之仁也同天如此故  
聰無不聞明無不見文無不被思無不通而其神能光宅天下  
也夫以堯舜聖德光明盛大胡可以管窺蠡測妄議涯畛而世  
儒謂堯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奉天是不惟不知堯舜抑  
亦不知道又不知天人也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推本而  
言之也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三者一道也在天則謂之天道在地則謂之地道  
在人則謂之人道揚雄曰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  
天地故合天地人而言之其致一也古之王者必承天意以從  
事是天理即人事也王者欲有所為必求端於天是人事即天  
理也又况聖人和同天人之際使之无間先天而天弗違後天

而奉天時聖人所行動无非天謂堯行天道豈与人事異耶謂  
舜行人道豈与天道異耶而謂堯命羲和斂若昊天曆象日月  
星辰為行天道耶則斂授人時而天与人一矣苟謂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為行天道耶則九翟百工庶績咸熙而天与人一矣  
苟謂舜細于百揆百揆時馭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為行人道耶  
則烈風雷雨弗迷而人与天一矣苟謂舜咨十有二人各欽其  
職為行人道耶則惟時亮天王而人与天一矣嗟夫世儒之論  
是不知堯舜者也是不知道者也是不知天人者也

湯誓仲虺之誥論

湯之伐桀為天下除虐也而商人乃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  
事而割正夏此豈於人心有不順哉蓋商人以穡事為念商人  
之私也成湯以正夏為急天下之公也商人知安湯之仁而心

不知天下若桀之虐謂克終穡事有食以飽吾商人足矣天下  
若桀虐我其如彼何夏罪雖至極彼其如我何嗟夫知有商人  
而不知有天下是商人之私心也惟湯則以為普天之下舉歸  
吾仁率土之衆誰非商民博施濟衆豈非吾心吊民罰罪豈非  
吾事苟急吾穡徒能飽吾有衆而已彼天下之罹桀殘虐割剥  
者甚溺于塗甚蹄于爐呼天無告急於倒掛吾其坐視而不救  
欵則吾心有外矣吾為不仁矣吾其以天下為非我矣吾其上  
負皇天之眷求下負万國來歎之望矣必徃之誓胡可前却而  
不果哉嗟夫以天下為商人而不以商人外天下是天下之公  
心也然而湯能以天下之公心伐天下之同害上承天意下恊  
民願且無不憚而猶有慚德何哉蓋以臣伐君以諸侯為天子  
以一國有天下天下之至難也天下之至疑也聖人行之聖人

之不幸也聖人之不得已也成湯丁所遇之不幸而處勢之不  
得已故果於必往行天下之至難冒天下之至疑故猶有慚德  
其必往也以救万方之禍其有慚德也以憂万世之乱救万方  
之禍者仁也憂万世之乱者仁之至也此成湯所以為聖人也  
仲虺以湯之懷慚雖於仁厚而恐或至於動心以害大有為  
之志故陳義作誥以釋湯意首言天乃錫王勇智表正万邦繼  
言夏王有罪帝用不臧是天意釋桀而眷湯湯可以仰无愧於  
天矣又言商家邦于有夏若莠稂之必見剪除商人危懼同心  
患桀又言湯之寬仁彰信天下故徂之民相慶俟至是人心去  
桀而歸湯湯可以俯無作於人矣仰无愧俯无作何為猶有慚  
德也哉且以常人言之凡所謂貴有天下者為得便私適已肆  
意極情選声以娛聽選色以從欲積財儲貨以厚自封殖橫心

所念无不自如然後為快也成湯乃獨不迹声色不殖貨利則  
何利於有天下也哉亦與天下所同利而已與天下所同利非  
利已也又何慚德之有哉然而仲虺之忠篤於愛君惟恐成湯  
自大或有侈心驕志故雖釋湯之懷慚而猶告以昭德建中制  
事制心之道文告以自滿自用慎終惟始之戒也成湯之心不  
忘戒慎惟恐有侈心驕志忽不自知故雖无庸懷慚而猶誕告  
万方以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殞于深淵又告  
以朕躬有罪不敢自赦無以万方也凡湯之能有万邦實用此  
道故荀卿曰湯武非取天下也脩其道行其義與天下同利除  
天下同害而天下歸之豈不信哉

伊訓論

為人君者必鑒前古然後可以知與替必法先王然後可以繼

統業伊訓太甲稱有夏先后禹啓少康德足以格天地寧鬼尹  
神微及於鳥獸魚鱉咸遂其生逮桀弗率天降禍災假手于湯  
討而伐之是欲太甲鑒前古而知其替之由也又稱成湯布昭  
不殺之聖武以寬政沈桀虐用得衆心而兆民允懷又稱湯自  
始修人事之紀以至于有万邦本乎无我以從諫諍法古以若  
先民為君明為臣忠其恕也与人不求備其仁也檢身若不及  
所以能膺天命有天下其難如此是欲太甲法先王以繼統業  
之重也鑒前古以知其替法先王以繼統業為君之要舉矣至  
若戒以嗣德在初欲其慎始戒以立愛為親立欽為長欲其務  
本言湯之求哲人俾輔後嗣則告以舊人可與圖政言湯之制  
官刑有三風十愆則告以一過可以亡國言作善降祥作不善  
降殃則告以天之禍福无心唯人自召言德罔小万邦惟慶不

德罔大墜厥宗則告以小善足以福天下小惡足以覆宗廟凡  
其格言善訓丁寧切至如此可謂忠亮篤誠以道事君者也此  
所以營于桐宮而太甲不之疑天下不之議百世之下言忠臣  
者必推之也

### 太甲三篇論

太甲既立不惠於阿衡伊尹時為受遺大臣懼其失道以危基  
業乃作書以示訓戒太甲上篇是也王能自艾克終允德伊尹  
又作書太甲中篇是也伊尹精忠篤誠喜君悔過丁寧申誥冀  
其大善故又作書太甲下篇是也歷考三篇首義大要以終始  
欽慎為戒夫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况太甲不克于厥初悔過  
而反善得不以終始為戒乎人君不欽厥德乃墜厥命弗慎厥  
德雖悔可追况太甲嘗以欲敗度縱敗札得不以欽慎為戒乎

是故其言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有終其  
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此蓋戒以君臣皆當由  
忠信而有終也傳曰忠信為周則自周有終者由忠信而有終  
也忠蓋言吾无息者也信蓋言吾實然者也實然而无息豈不  
有終乎使不忠信則無物矣焉能有終乎大孝曰君子有大道  
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言忠信則得道不忠信則失道苟  
得之而又失之非有終也在易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  
若厲无咎孔子明之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又曰  
知至至之可与幾也知終終之可与存義也是以居上位而不  
驕在下位而不憂夫惟君子忠信以進德故能始而知至至之  
卒而知終終之非自周有終乎是道也居上在下莫不由之故  
有夏先后君臣皆有克終之美太甲所宜勉也伊尹又曰慎乃

儉德惟懷永圖蓋戒以當慎儉德以為永圖而克終也記曰君  
子恭儉以求役仁又曰儉近仁以儉為求役仁以儉為近仁則  
所謂儉者非特儉以足用之謂苟能守約而心不恣縱是儉德  
也是故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  
凡儉而守約皆可以悠久而无窮令伊尹告太甲以慎乃儉德  
是永圖也知儉為守約則所以慎者蓋有要矣亦曰儉於心而  
戒慎之耳伊尹又曰約始慎厥与蓋戒以慎夫与賢而克終也  
權輿之詩刺秦康公与賢有始而无終蓋知賢而不能任任而  
不能信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皆非与賢有終之謂也惟能待  
以至誠則是終始慎厥与之道若所謂至誠樂与賢者共之是  
也伊尹又曰慎終于始蓋戒以慎終之道在先慎始易曰君子  
以作事謀始夫慎始而不終者有矣未有不慎始而有終者也

凡欲慎終當於始而慎之故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之千里能慎始則終不繆是乃所以為慎終也伊尹又曰祗尔厥辟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欲其欽所以為君之道而率循湯之所行也夏書曰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欽為君不欽則有朽索之懼固宜祗厥辟也然苟不知其所止則安能盡君道故又曰欽厥止蓋言所謂欽尔厥辟者在欽厥止也大孝曰為人君止於仁君能止於仁則心為仁心心為仁心則言皆仁言術皆仁術政皆仁政无所往而不為仁矣然仁天理也必欽以直內然後天理存故欲止於仁不可以不欽不欽且不可以求仁其况能止於仁乎觀孔子對仲弓樊遲問仁必告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居處恭執事欽是必欽而後可以求仁也况欲止於仁其可以不欽乎詩稱文王曰

穆穆文王於緝熙欽止亦欽厥止之義也使太甲能知止於仁而克欽則可以繼湯之克仁是率乃祖之攸行也伊尹又曰皇天无親克欽為親是又告以皇天所以親人君由乎克欽詩曰欽之欽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言天道甚明人君不可不欽欽則天必親之雖高高在上而日監在兹也夫惟欽以直內而天理存是天之所親也詩曰昊天曰明及尔出天昊天曰且及尔游衍言天道未嘗不与人出入往來游行衍溢以天親克欽之義求之則可見矣伊尹又曰先王惟時懋欽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鑑兹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迓是又告以克欽非特為天所親也而成湯又能勉欽厥德終至於不勉而誠誠則天故克配上帝今王亦宜監湯而勉於欽詩曰湯降不遲聖欽日躋昭假遲遲

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湯之聖欽所以日躋者以勉欽厥德  
故也帝所以命之式于九圍者以其克配上帝故也

咸有一德論

伊尹既復政太甲將告歸陳戒于德而終篇以一為言所以啓  
迪其君者可謂要矣所以望于其君者可謂重矣至哉一乎大  
哉一乎粵自元氣未判混然純全命之曰太一及其分而為天  
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散而為万物則是一  
也元乎不在故天地以是一而獨化陰陽以是一而不測四時  
以是一而變通鬼神以是一而體物不遺万物以是一而各正  
性命其在人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先意我必固舉純之際混然  
純全亦人之太一也及夫目得之而視耳得之而聽口得之而  
言四骸得之而動作則是一也元乎不在故視以是一而明聽

以是一而聰言以是一而從動作以是一而順由是一而  
不知者為愚知是一者為智守是一者為賢性是一者為  
聖至於聖則無往而不一矣是故會万物以為一身一體  
之也合万殊為一物一同之也洞万理為一致一貫之也  
冥万世為一息一通之也攝万善于一德一諺之也應万  
變于一心一統之也至于一天人一有無一死生一情性  
一內外無往而不一用能與天地配其體與鬼神即其靈  
與陰陽擬其化與四時合其誠天地鬼神陰陽四時吾之  
一與之為一矣則於治天下何有哉論一至此蓋性是一  
者也則於聖人何有哉荀卿載舜之言曰執一如天地行  
微如日月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刑於四海天下其在一隅  
耶夫何足致也荀卿又曰一與一是為聖人又曰一而不

二為聖人今伊尹所以告戒其君懇懇以一為言是以治天下之本啓迪之也豈不要哉是以聖人之事望之也豈不重哉

說命三篇論

高宗得傳說言夢帝賚予良弼何也曰人心其神矣乎苟惟精一則虛明洞達事物之至無不感通故孔子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方高宗恭默思道蓋清明矣至誠矣志氣如神矣可以前知矣則帝賚良弼形于霄夢又何疑哉世之議者妄謂高宗知傳說之賢遽欲引以為相懼群臣不心服天下不以為宜因假夢以神其事以要信於一時嗚呼其誣高宗乎使誠假夢以用說豈不為偽乎彼其三年不言亦已久矣烏可偽為乎

楊雄曰夫信周其誠上通于天高宗誠與天通天以良弼賚之此甚盛德也議者誣以為偽豈非所謂邪說橫春秋外傳曰昔商武丁聳其德至于神明又曰若神明也其聖之睿廣也其知之不疾也猶自謂未年默以思道又曰使之象夢旁求四方之賢得傳說來非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夫惟高宗不以睿知自大思道恭默以聳其德至于神明故誠格上帝夢得賢輔知非知其為傳說也以宵夢所見之象旁求得之然後知其為傳說也考於經合於傳其說甚明而議者謂為假夢是

不知至誠上通至于神明之道而妄論如此意必以為高宗不能往夢傳說傳說不能見夢高宗也殊不知人之誠心殆猶明鑑明洞徹無物不形雖群象雜委于前而色



色呈露無得道者鑑非往照物無來心實感通之理冥於自然耳高宗之誠善必先知則夢得賢人與鑑燭物何異蓋高宗恭默所思思得良弼以自輔耳逮其精誠感通則同焉者合類焉者應乃有良弼見於正夢初非彼來亦非此往神交默契莫知所以然而然耳從是觀之豈非甚盛耶其可以邪說誣為偽事耶然觀高宗既得傳說立以為相命之綱誨責以正已使之作礪責以濟已作之使舟楫責以澤民之作霖雨又責以啓沃如藥石又責以為已明使謨如跣視地又責以作成已德如麴蘖又責以可否相濟如益梅又責以繼美于阿衡其望說之心可謂切至矣而說之進言勤勤反覆大槩惟以從諫務學任人為先何哉蓋從諫帝王之大烈而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至於任

人則治亂安危係焉是三者實人主之要務又況能從諫則舍已從人無我而為聖矣能務學則可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為聖矣能任人則得良臣以助而為聖矣三者皆為聖之道而傳說乃以望高宗則其待高宗者為如何哉其所以任高宗之責者為如何哉抑嘗觀成湯改過不吝而從諫弗弗其於伊尹則學焉而後臣之其任人也則惠懋懋官功懋懋賞是從諫務學任人三者湯皆力行而盡之矣高宗之命說固嘗曰惟暨乃儵罔不同心以凶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民又曰其尔克紹乃辟于先王未緩民凡所以望說者皆異其佐已使已蹈迪成湯之蹤而繼承之則說以湯力行者為輔導不亦宜乎

洪範論

洪範九疇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也上天錫之大禹明  
之武王訪之箕子申之論其所以為大法則古聖人皆得  
之天下之人共由之百世之王莫不法之其類雖九而天  
地人神事物萬殊無不綜貫極其同歸則一於皇極而已  
矣蓋皇極者大中也天下之道至中而極無餘理矣宜乎  
九疇之叙皇極居中揜包上下為其至極而無餘可以及  
天下之理故也今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天地之道本  
乎皇極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人亦本乎皇極也中庸  
之道與鬼神之道相似是神亦本乎皇極也凡所立事無  
得過與不及當用大中之道是事亦本乎皇極也春為陽  
中万物以生秋為陰中万物以成是物亦本乎皇極也天  
地人神事物万殊一皆本乎皇極則九疇之義非皇極則

於其間可乎是故一五行得皇極則水潤下火炎上木曲  
直金從革土稼穡無不得其中矣二五事得皇極則貌恭  
言從視明聽聰恐睿無不得其中矣三八政得皇極則食  
貨與祀司徒司空寇賓師無不得其中矣四五紀得皇  
極則歲月日星辰曆數無不得其中矣六三德得皇極則  
正直剛克柔克無不得其中矣七稽疑得皇極則十五占用  
二衍忒無不得其中矣八庶證得皇極則雨暘燠寒風無  
不得其中矣九五福得皇極則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  
無不得其中矣然則大法之類雖曰有九而九類所以能  
綜貫天地人神事物万殊之理者實一本乎皇極也蓋五  
行五紀庶證之類言天地万物之中也五事八政三德五  
福六極之類言人與事之中也八政之祀五紀之曆教與

夫稽疑命卜筮之類言人與之中也天地人神事物莫不有中而九疇該之皇極一以貫之可不謂大法耶

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論君陳附

嘗考諸經蓋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辭語繁悉指各不同然大要以商人心未服周而作也說者或以為商自湯已下七王之德感人也深方紂肆虐如在膏火中婦周如婦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商先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禁也信如此言則是武王周公不足以服商人也非商人之頑為難服也蓋嘗以商周論之商代夏周代商其事則同湯代桀以救民武王代紂以遏亂其心則同湯外而致天之罰武王渡孟津底天之罰其奉

天命則同湯有万邦兆民永懷武王定天下万姓悅服其得人心則同湯武之道無不同也何為夏人婦商不復携叛而商人婦周屢為翻動雖以成王之賢周公之聖又佐以召公同心鎮撫久猶未服豈無日而然哉蓋桀雖不道得罪人神自取滅亡與紂相似然書曰紂罪浮于桀則是紂惡視桀為又甚也觀湯誓衆之呼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告万方之辭曰夏王滅德作威流毒下國此固足以失天下矣然未若紂惡之為大而天下化桀之惡亦來若商人化紂之深之深矣觀武王誓衆勸教紂之惡踰數十條遏桀遠甚而淫酗肆虐商人化之罔不沈湎于酒草竊姦宄上而卿士相師為非度下而小民相與為敵讎其凶艷惡德餘風遺毒淪人骨髓溢于後世庶群自酒殆不

可禁自作不典殆不可安武庚之惡猶丹朱然使堯在上  
未必不傲虐商人之惡猶苗民然使舜在上未必不逆命  
然則雖以成王之賢周公之聖又佐以召公同心鎮撫久  
猶未服無足疑者是商人之頑至難服也非成王周公服  
之難也又况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口化人之情不特  
使之革面其治人而未治也必皇 祗德不以責諸人其  
計安天下必為百世計不為目前一切計成王周公之意  
若以謂商人難化非商人之罪化紂之惡深也既曰頑民  
矣吾其可忿疾之乎吾不能使風移俗易樂從誠服而惟  
禁之以令臨之以威劫之以刑俾草我敢違則是徒服其  
口耳彼將不敢言而敢怒詎能服其心乎是徒使之革面  
耳彼將苟免無耻詎能化其情乎是徒責諸人耳彼將謂

我不先自治而非議之詎能無愧於祗德乎是徒苟為目  
前一切之計耳彼將傾耳戴目懷異志而幸禍乱矣詎能  
為百世計乎且周之得天下非取之也以德行仁天下自  
歸之也天下自歸之又烏可以威令與刑加商人而彊服  
之哉此則成王周公之心也是故成王周公之於商人也  
念之至深待之至寬處之至厚作成周使之過庶幾密迹  
王室式化厥訓擇康叔為之君庶幾乃大明服其勅懋和  
歷言商之亡以淫泆不明取天罰使知天之所廢非人力  
可興又歷言周之王以明慎用德受天命使知天之所與  
非人力可勝告康叔有曰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  
同是欲定商人之心以同心也詎多方有曰尔乃迪屢不  
靜尔心未爰是欲使商人之心爰周而自安也凡此類豈

非欲服其心不服其口之謂乎。誥康叔有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舊，又曰：作新民是欲使商人盡去舊惡，遷善而自新也。告多士有曰：誥爾商多士，今予惟不爾殺，惟予時命有申，是欲使商人誠服于教，命不以刑戮威之也。召公告成王有曰：王先服商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曰其邁，是欲節商人之性而使之進于善也。凡此類豈非欲化其情不特使之革命之謂乎。於大誥有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是雖商人為叛而以過事為在已也。誥康叔有曰：爽惟天其罰殛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頑聞于天，是雖商人不安而以為天罰已罪也。凡此類豈非皇自抵德不責諸人之謂乎。其告康叔有曰：聽朕告汝，乃以商民世享，是欲使康叔安商人為世世

享國之圖也。於梓材有曰：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于孫，永保民是欲康叔安商人為周家万年之圖也。於洛誥有曰：王伾商乃承叙万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是欲商人永懷周德為万年圖也。凡此類豈非欲百世計不為目前一切計乎。成王周公之治商人必欲服其心，必欲化其情，其自治也必皇自抵德，必為百世計，處已處人可謂兩盡矣。宜其終能使頑民咸化也。然而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猶曰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又曰：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又曰：爾無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諄諄訓戒，皆欲其不恃威令刑辟，務為寬容，豈非終不欲以力強服商人哉。

君牙景命呂刑論

穆王之書見於經者三篇命君牙為大司徒命伯景為大僕正命呂侯訓暢夏刑其言皆丁寧告戒以求助輕刑為意夫子錄而叙之與典謨並傳自餘無穆王事見于經者以三篇為聖人所取則穆王信亦賢矣而好議論者拮據傳記不典之語橫加詆訾謂穆王大戒祭公謀父諫不征聽又謂其欲以車轍馬迹周天下祭公謀父誦折招之詩以止王心嗟乎信不典之語如此不幾於廢經乎世有善為春秋者以經考傳之真偽是學經之法也豈惟春秋哉凡百家傳記有異論皆當折衷于聖言今遽以傳記廢經遂謂穆王非賢甚不可也且二說皆出於左氏左氏浮誇而失之誣者也竊求諸經穆王命其臣使翼已作股肱心

膺又命左右前後之士正教所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又以厥后自聖為戒輸誠求助切至如此豈不能聽謀父之諫乎且以折招一詩猶能止王非心則欲征大戒謀父進諫累數百言寧有不能止其行乎又求諸經穆王能念前人付託之重戒慎恐懼若涉水蹈席怵惕惟屬至中夜以與思免厥愆此其心與堯舜禹湯文武戰戰慄慄之心何異又慕文武出入起居罔有弗欽此其志亦高矣何至於肆其侈心周行天下乎呂刑一篇首言蚩尤作亂苗民淫虐繼言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臯陶制百姓于刑之中又歷言察獄欽刑中正審克之道大要以慎罰不濫宥過從輕為意原其設心雖小情薄罪猶將尽心焉况甲兵大刑其肯輕用以不享責大戎妄加討伐乎以君牙景命呂刑

三篇考左氏記穆王事則其偽著矣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十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十一

進策

策略

遠圖

更化

策略

應天

任相

臣聞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獻詩以諷近臣盡規親  
戚補察下至瞽矇百工商旅庶人皆得以進諫傳言非議  
其上而莫之罪益以為腹誹之憤甚於指斥目語之譏切  
於面謗與其壅天下之言以自欺不若用天下之言以自  
治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臣請借秦以言之始皇不道

剛愎自用進導諛斥忠諫強直者謂之罔上讜論者謂之  
嫉言威之使懼劫之使嘿天下之人不得一申其喙積忍  
含怒不勝憤鬱不平之心戴目傾耳思一快其懣悶而無  
由及一夫作難奮臂大呼則靡然響應相與裂憲網懷禁  
防聚首族談爭記秦罪搖吻鼓譟而莫之禁蓋其所以壅  
天下之言者甚固而無所洩則其蔽也若大川之决蓄提  
四走奔湧浩蕩遂至於橫潰而不可制此甚可懼也惟人  
君博詢廣聽來衆言以宣下情使無所閉抑而不通則可  
以自安于士民之上是用天下之言者人主所以自治也  
仰惟 陛下屬精庶政虚心聽納乃以太陽有異氣氣四  
合亟下明詔數求讜言是將用天下之言以自治故臣於  
此先陳人主之說已乃極言其餘惟陛下財察臣聞主道在

先正心正心所以自治也心不正於中則過事形於外天  
下之人因得而議之故用人言以自治其要莫切於正心  
然而君臨兆人總御萬機事物之日投於前衡於慮者交  
午不可計欲心之正豈不難哉唐太宗嘗言人主惟有一  
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姦詐或以嗜  
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  
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嗟夫一心而攻之者如此其衆  
可不思所以正之乎昔孟軻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  
攻其邪心而其說則以謂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獨在  
乎格君心之非而時君類以為迂遠闕於事情不能用漢  
董仲舒嘗以正心為武帝言之唐柳公權又嘗以正心為  
穆宗言之然皆不能用也是豈人主之心果不可正乎亦



曰習與正人居之而已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則聞正言見正事行正道欲其心之不正胡可得邪陛下能正心矣則判忠邪察賢佞如辨黑之與白如觀高山之與深谿於以聽言洞然不惑然後臣之區區得以上達臣抑嘗觀仁宗嘉祐中司馬光建言國家本置六科蓋欲以上觀朝政之得失下知元元之疾苦非為士人設此以為進取之階也因請取制舉所試策擇其言合時務者行之使四方知朝廷求直言之士非以飾虛名廼取其實用光意若以謂國家於進士科外復設六科正欲求言儻略其言不加采用則雖制本猶無益也况今時方多艱陛下又以天變詔求直言使草茅賤士皆得論社稷之至計可不留神審覽哉夫多言繁稱未必雜而寫要略事陳意未必拙而

不智道往古未必為誦說論大計未必為夸浮實言未必鄙小談未必陋乖於時未必繆忤於衆未必非從宜而言惟歸于當惟陛下擇之而已

應天

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其道甚密其應甚捷其成敗甚可畏方天之仁愛人君也先出灾祥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猶不知畏有所塞除而輕忽簡詎傷敗廼至是知非天心之所眷顧則無復變異以示戒于下此譬猶父之於子有所甚愛故繩違糾過丁寧教告惟恐不為善人之歸若聽其逋蕩墮游肆行不義子不何伴如塗人然是不外而不戒以為不足復子也楚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羣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乎是以古之與王天

所右與必有妖孽以恐動其心增益其所未至故太戊之  
桑穀高宗之鼎雉宣王之旱虐皆所以轉禍而為福易亂  
而為治起衰運而治中與然則災異者誠天之深愛乎人  
君也臣觀 陛下即位以來撫艱難之運宵與求衣盱不  
暇食憂勤至矣而變異時見殆天仁愛 陛下昭示至戒  
以見右與之深夫人情忽不自知失德遺行出於戒慎之  
所不及恐懼之所未至者已或不知之而天獨知之是故  
聖人寅畏天戒惕慄震動盱以修省而思愆惟恐不至成  
湯七年之旱煎炒爛石則自責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  
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六  
事皆州世僻王悖繆之為豈成湯所宜有而湯以自責蓋  
懼夫忽不自知而天獨知之者也夫人之道不可以無畏

子無畏則忌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  
則亂不治人主高居九重 蚘蠖濩之中至尊極也作福  
作威生殺予奪無不如志苟放情縱慾恣為不道如桀紂  
如幽厲如秦始皇如隋煬帝乃其力行無度長惡勿悛天  
下之人誰能制之惟其得罪于天加凶罰而下殃禍故國  
顛覆身滅亡天下大壞而不欲使後世之君指前車而思  
危知上天之可畏也然則人 所不敢教情縱慾恣為不  
道者亦惟畏天而已堯舜之帝三代之王凡其君臣所以  
勳色相戒者未嘗不以皇天上帝為言見於虞夏商周之  
書可考也人君其可忽哉臣 仁宗當慶曆間嘗遇旱  
蔬食禁中引咎精禱一夕微雨雷聲遽起冠帶露立廷中  
至雨沾衣而不倦 仁宗畏天憫民祗懼如此故能享國

久長号称盛治 陛下誠畏天戒則宜法 仁宗之祗畏  
慕成湯之自責歷筭周思政 得無僻違刑罰得無過差  
幸事得無失當讜言得無未 賢才得無未用姦邪讒佞  
欺負之徒得無未去賦歛得然繁重窮民得無怨咨凡可  
以引咎而罪已者無所不慮慮而思所以施置之宜亟正  
厥事豈不足以弭天變哉昔唐文皇正觀中妖災屢見然  
而躋世太平治幾成康祿賢王者惟其用人言以應天塞  
異故不害其為至治當時山東淄雨江淮大水虞世南曰  
宜錄枉繫帝即申省寃獄多所原赦星孛虛危歷代百餘  
日世南曰願 陛下勿以功高自矜帝即曰此吾之罪也  
穀洛溢漂居人魏證謂無克終之美帝即優納廢明德宮  
元圃院賜遭水者旱暵不雨證疏十漸帝即曰願改之以

終善道今 陛下以天變求言苟可用願 陛下即施用  
之如唐文皇則雖變異不害夫精稷相感災不徒生動天  
以誠無事虛文則臣之至願也

遠圖

臣聞書曰惟懷永圖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夫天下  
之事固有患在數十年之後必<sup>孫</sup>圖之目前乃克有濟者  
譬猶越人適叅度塗計遠必三月乃至苟惟不先時而即  
路遽欲一旦求至于三月之後則雖鹿奔鳥幸有所不能  
此智<sup>孫</sup>之獨見愚者之同昧也晉武帝每宴見羣臣不聞  
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議者謂非貽厥孫謀之道故西  
晉中否不克久長自古英主睿君未嘗不深謀遠慮為子  
孫千百年不可動搖之計方禰患危機藏於微隱而潛萌

於衆人之所不知則已預防而逆為之所後雖不能盡去其所可憂要亦不至漫漶而遂不可救世言漢高祖識吳王濞必為亂於五十年後若聖神然此非有奇術怪道以知之也蓋自秦室土崩海內雲擾如滄海橫流無不昏批西江東故地受兵獨希其人皆荆勇多奇材劍客且未忘項氏易動而喜禍又有鑄山煮海之利足以富饒高祖計後五十年東南益盛必至於亂而濞適已封拜故因戒之曰慎毋反亦欲子孫聞此言不忘所以備兵嗟夫高祖之為後世深謀遠慮殆不止此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當是時天下未復有患何劉氏之安哉而其意則實在諸呂諸呂擅推高祖微見其漸預

為之圖當付之智者則一陳平亦足矣而猶慮其智有餘使少戇重厚者共圖之蓋智有餘則求成速求成速則其幸也或先事而失機故濟以少戇之王陵重厚之周勃相與維持隱忍以待可投之會卒能一動而諸呂之族赤劉氏社稷幾危而復安然則高祖為天下國家之計豈不深且遠哉臣觀方今天下之事固有宜為深謀遠慮者民日益困而歛日益繁財日益乏而兵日益聚官日益多而入仕之門日益廣穀日益貴而浮食之人日益衆此數者特為患之細耳故臣得以遽言之抑又有大於此在陛下詳求其故預防而逆為之所務使謀慮如漢高之切至則何後患之有臣聞晉文公將與楚戰謀於咎犯曰彼衆我寡奈何對曰戰陣之間不厭詐偽君其詐而已矣又謀於

雍季對曰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乃以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及勝而行爵則先雍季後咎犯曰咎犯言一時之權雍季言万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王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万世之利今陛下撥乱用武事出一切便宜者為多而臣所言亦固有不得已而應變者至若徒一時之權又存万世之利以尽經國遠圖可不念哉

### 任相

天子以万機之得失百官之進退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近而号令之臧否遠而蛮夷之叛服大而陰陽之愆和小而錢穀之衍耗凡官有其事事有其名一皆委任而責成於宰相故宰相於天下事無所不統不以一職名官熱

載代工治乱攸繫畧刻之誤或貽患於歷年毫厘之差或致弊於寰海相之為任顧不重哉人君於此貴乎考慎輕用而亟易則不足與共功盖嘗聞之孔子相魯三月而政成子產相鄭三年而政成聖如孔子不得而見也賢如子產使之成政猶須三年況子產不時有乎唐明皇相姚崇相宋景開元之治幾致太平希蹤正觀當時輔相率三考輒去故雖崇景不能踰使明皇知久任二人不它相則迄天宝治安可也惟不知出此故率以危乱而不克終繆其相李林甫遂至十九年不亟去何哉大抵君子事上率以正正則君所欽而憚小人事上率以佞佞則君所狎而安欽而憚則易以踈狎而安則易以昵踈故崇景三年而遂去昵故李林甫十九年而猶處中夫惟惡小人而亟去親

君子而久任者非聰明睿知之君有所不能李德裕戒武宗以亟進罷宰相使權在中書誠治本也此言非是觀德裕在相位以秉權日久位重有功向使武宗用德裕言遂亟罷德裕則會昌之功亦莫克有就故臣以謂德裕當勸其君擇宰相不當勸以亟進罷宰相惟能慎擇於其始則無庸亟易於其後此太宗所以用房元齡十有六年任魏證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也然則何以知其可相而任之曰相固自有体不動聲氣而危疑以平相之体也偃息談笑而坐折遐衝相之体也隱然鎮靜遭變事而不亂相之体也一言足以折姦辯使儉人奪氣相之体也唐崔祐甫相德宗時王駕鶴典衛兵久權震中然帝將代之懼其變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晉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

此不動聲氣而危疑以平昔也晉謝安相武帝時符堅率衆百万次于淮淝遠近震恐安夷然無懼游奕自如指授諸將遂清強寇此偃息談笑而坐折遐衝者也漢王商相成帝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呼長安中大亂商獨排群議以為訛言天子杜其固守此隱然鎮靜遭變事而不亂者也唐李石相文宗對延英仇士良等斥李訓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爲之先士良等怩縮不得對搢紳賴以為強此一言足以折姦辯使儉人奪氣者也即是四者以擇相其有不得人乎得人矣任之久而不移信之專而不戰假之權而不疑此則責成之道也

一儀不可以百發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  
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改夏之政忠忠之  
失則野救野莫若恭故商人救以恭恭之失鬼救鬼莫若  
文故周人救以文三王聖人也其教化不免乎失失則不  
免乎救之天下後世不以其失為悖道不以其救為反古  
蓋久則弊弊則變理之自然非固相戾為也傳曰為政不  
行甚者必解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陛下中興王業修正  
百度天下之人且渙然洗心易慮以承惟新之休德而士  
大夫奔競之風未息州縣苟簡之政尚多民庶逐末之俗  
愈甚其故何哉失不更化而已夫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  
物可守也祖宗之成憲是也事有乖於教法有翫於時可  
改也臣所謂宜更化者是也是故士大夫奔競之風未息

由薦奉之法弊也州縣苟簡之政尚多由考課之法弊也  
民庶逐末之俗愈甚由稅賦之法弊也薦奉之法本以明  
公道至其弊則薦奉益廣而公道益以不明夫惟士皆求  
奉奉者初不求士故以朴素為遲鈍以虛偽精強以靜為  
嘿為拙訥以捷給為辯慧以守節為因陋以趨附為疏通  
以剛介為偃蹇以佞媚為溫良剡章論薦非蟬聯駟奕之  
緒胄則達官顯仕之姻戚非依藉權門之援地則苞苴賂  
遺之交閔非詭隨趨和之姦人則脅肩搖尾之諂士不然  
則雖庶羞夷齊政若求由愛惠若子產有聲名若子奇亦  
未免徒勞州縣誰其稱之用是希迂望進挾岸媚竈之徒  
離局捨次狂奔疾走望塵俯伏以伺候於公卿權勢之門  
自非時身秉操毅然不回者孰不仙仙覲覲撓所守而靡

從之臣故曰士大夫奔兢之風未息由屬奉之法弊也考  
課之法黜幽陟明揚清激濁所以揔核名實也國家之制  
諸道州縣官命漕臣察訪其能否第為三等歲終以聞以  
臨事簡慢者為下職務粗治者為中政有殊績者為上吏  
部給曆書其勞効愆過秩滿有司詳視而差殿最法至良  
也然行之歲久視為不急漕臣初不精覈州郡據曆書考  
殆若猶常案牘吏摘席尾至則占字選部銓擬亦不加察  
在官雖或酷若乳帛或貪若石鼠或冥迷鄙昧不辯菽麥  
或筋駑肉緩縮手避事或教遊沈湎不主曹務曆之所書  
苟無愆犯即以資格緣手注授欲官之不墮竄而勤不賦  
墨而廉不暴刻而循良不放教而謹守不麓滅而精詳其  
可得耶臣故曰州縣苟簡之政尚多由考課之法弊也稅

賦之法民曰資產而有兩稅曰兩稅而有科率軍興以來  
歛取歲增常產之民日以彫寡州縣索一絲縷市一劬角  
悉按戶等高下差第數入無常產者秋毫不輸蓋有囊金  
珠束纁素時其他昂取贏貲以自肥者蓋有困歲廩積棄  
農人之憔悴賤收貴出生待穀直之翔騰者蓋有擁高貲  
行子貸息取倍稱以朘剥貧民者是等皆飲醲鬻肥朝歌  
夜絃笑視編氓之困頽有得色是以溫丁高戶剔屋產市  
犁犢相與捐隴畝而捨本業規脫利歛臣故曰民庶逐末  
之俗愈甚由稅賦之法弊也此三弊皆風俗之大患宜為  
之變通者而未聞所以革之臣故曰失不更化也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十一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十二

進策

廟謨上

用奇

揆策下

廟謨上

廟謨下

揆策下

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人主議戰于廟堂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是謂廟謨夫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故為魚鱉者可以網罟取為鴻鵠者可以矰繳加惟無形者無可柰何廟謨成筭所以先計取勝出万全而必

無敗蓋無形之大者也豈獨使敵人不能窺雖吾士卒雖  
吾國人不可使知之非吾腹心之臣非吾指授之將不可  
使知之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  
害成君臣相與議戰于廟堂之上安危係焉成敗係焉固  
所以躡足附耳而謀者也慎密不至幾何而不害于成蓋  
聞用兵者常不愛爵祿百金以求知敵之情問人謀士我  
固有之而彼亦烏能不用凡彼使之覘我事情伺我動靜  
察我虛實固有近在門庭而不及知者我非故為誑事於  
外令吾民知之以欺於敵間則竒謀至計情實之所在殆  
未有不密而不害于成者也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  
可以盛水乎曰不可有瓦器而無漏可以盛酒乎曰可也  
夫瓦器雖甚賤惟無漏故可以盛酒玉卮雖甚貴惟漏

故不可以盛水此春秋所以戒寺人貂漏師于多魚者也  
昔之人固有欲發天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  
知其謀者固有居高屋悉去屏障相向坐謀而不言以鐵  
筋畫灰為字隨滅去之故其所謀人無得而知者漢高祖  
以陳平為腹心或計秘世莫得聞荀攸從魏武攻討常謀  
謨惟幄時人及子策無知其所言古之君臣於機事慎密  
如此其至是以決策舉事鮮不有成今廟堂之上沈機  
祕畫必如漢高之與陳平魏武之與荀攸則何攻之不克  
何戰之不勝何敵之不摧何寇之不滅哉儻尚若異時謀  
未定而計已傳兵未動而敵已知成筭未授于將帥而市  
人行路已宣言吾情實之所生則非臣之所敢知也或曰  
得萬人兵不如聞一言獨不可以收群策廣廟謨也曰是

不然兼聽而獨斷者大謀之術也收群策所以兼聽故白  
屋之士皆得以關其說定廟謨所以獨斷故非腹心之臣  
非指授之將不可使知魏劉虞言智周於獨斷者不恥於  
下問故博採衆智于下而慎密勝算于上聖王所以出萬  
全也凡臣所陳或議兵形則皆發其端而不敢盡惟畏  
夫機事之不密而已然猶有不得已而及之者昔唐元萬  
頃草檄責高麗譏其不知守鴨渌之險莫支離報曰謹聞  
命從兵固守鴨渌軍不得入此又機事之所宜密也

廟謨下

所謂廟謨者計勝于未戰尚謀之道也夫天下無久治亦  
無久亂不患亂之不治而患所以治亂者非其人苟得  
其人不患功之不還而患所以圖功者無其謀晉元帝

啟基江左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四方刻日北征至以  
漕餉稽期誅督運令史志非不速然終不能成冠復功  
者惟无圖功之謀而已當是時祖逖鎮雍丘數破石勒之  
鎮戍歸附逖者甚衆黃河以南盡為晉土又營繕虎牢將  
長駟越河掃清冀朔元帝既得逖宣于外儻遂能推誠  
任之俾專分圖且以王導為腹心引紀瞻戴若思等為策  
士倚陶侃以為屏蔽誅王敦以絕內患因温嶠忠亮之節  
復讎之私俾率銳師佐逖進討則剪群胡如拉枯復與地  
如反乎元帝謀不及此故元戎屢動不江畿是雖得人  
而无圖功之謀猶无功也今正師討伐因將收中原清大  
憝以悉後祖宗故地然根本所恃實在江左彼東晉得一  
祖逖猶能使黃河以南盡為晉土况陛下有腹心瓜牙

之衆乎臣所未知者廟堂所以圖功之謀為如何耳陛下雖有腹心之臣籌於帷幄然引之為策士者誰乎倚以為屏蔽者誰乎俾專分闡可以破虜如祖述之當石勒者誰乎可使之率銳師佐進討者誰乎陛下當與腹心之臣議於廟堂之上審我徇地關國者才為如何訓兵擄衆者才為如何彼所出者何策我所出者何策彼所固守者何地我所固守者何地吾將所以破彼者何人彼所以當吾將者何人孰賢孰否孰智孰愚孰強孰弱孰勇孰怯彼已洞見則勝負之勢未戰而已分矣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漢高祖深明知彼己之術故伐魏而知栢直不能當韓信馮欽不能當灌嬰項它不能當曹參因曰吾无患矣果定魏地是審彼己之將而知必勝也懸布之反高祖召

薛公問以布計所從出薛公對以布出上計則山東非漢有出中計則勝負未可知出下計則可以高枕而卧漢無事矣布果出下計高祖遂破之是審彼己之計而知必勝也陳豨之反高祖自往討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遂破豨是審彼己之地而知必勝也故夫決勝之策在乎察將之才能審敵之強弱斷地之形勢觀時之宜利今廟堂之謀能光審彼己知必勝之道則何患功之不遠乎議者或謂唐肅宗以匹馬起虛武合弱旅鉏強寇師及渭而曾不踰時而摧堅銳復兩京悉收河南州縣今中興之功胡為乎不可以日月莫也臣竊以為不計事勢之言夫清內盜者易為力攘外患者難為功安祿山雖劇寇然內盜也當時回紇請和土蕃結附

不惟順服又藉其用以復土疆則不踰時而清中原尚為  
宿留旦杳積之戰新店之戰唐兵為賊掩幾不能軍使非  
回紇相與夾攻則雖郭汾陽李嗣業且將再不勝賊驚曰  
回紇至矣因大敗遂收東都是肅宗中興用夷狄國家中  
興攘夷狄也不計事勢而欲以至德之功望今日則過矣  
然而功不可以速成者事之勢時不 不趨者人之力苟  
惟玩日奔時而曰功不可以速成則亦何功之有禹之治  
水非一日而有功也然履遺弗取寇掛弗顧其於趨時未  
嘗不急則圖天下之功可忘所以趨時哉

用奇

臣言功難以速成謂中興大功也至於兵家之策則又有  
貴速而不貴久者臣且將言之夫戰久則兵銳攻久則力

屈暴師久則國用不足此兵所以貴速也敵有可乘之際  
我有決勝之機行之有疑反為彼 此兵所以貴速也欲  
無鈍兵屈力殫財動敵機會則莫 用奇以求速勝之功  
而用奇者又莫神於得奇正之變 使夫用兵者以眾敵  
眾以強敵強戰勝則殺傷猶至於相當不勝則一敗塗地  
以為用兵如是而止耳則雖庸人悍夫皆可以將百萬之  
師以臨大敵惟夫用寡以當眾用弱以當強轉危而安轉  
敗而勝勝則彼必摧潰而我獨全 勝則不至於甚亂而  
敵無以乘我是豈庸人悍夫所能知哉蓋有奇正之變行  
乎其間因形制勝神張鬼翕變化莫測雖吾士卒猶不能窺  
吾所以勝况敵人乎兵法曰戰毋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  
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無端必有獨得於心不可以智

識不可以情求者為能盡之昔唐兵之破霍邑也建成墮  
馬右軍少却而宋老生乘之太宗自南原馳下斷其軍引  
兵奮擊遂敗老生夫建成陣於城北是謂正及其却而致  
老生則向之正變而為奇太宗自南原馳下是謂奇及其  
斷老生軍引兵奮擊則何向之奇變而為正太宗得奇正之  
變故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議者以謂李而能催其以正  
為奇以奇為正吾之正使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  
為正是豈可學而能哉必有獨得於心不可以智識不可  
以情求者也歷觀自右善用兵者未嘗不以奇勝或示羸  
而用其銳或示怯而用其勇或示緩而用其急或示近而  
用其遠或示之敗而致其急或示之退而致其追或示以擊  
東而實攻其西或示以擊左而實攻其右皆因機應變示

敵以可見之形而不示以不可知之計唐李泌請肅宗詔  
李光弼守太原出并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  
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  
以三地禁其四將也然後命建寧王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  
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于爾宗不能用使慶  
緒思明延亂不已其後代宗討史朝義長孫全緒請休士  
張勢以綴賊使光弼取陳留李抱玉擣河北先斷其手足  
然後繼間賊中彼脅從者相疑則賊滅可待代宗用其言  
遂滅朝義平河北臣嘗謂禁四將而取巢窟張勢綴賊而  
斷其手足是皆用奇正之微機不可失者惟有用有不用  
故或有功或無功夫先人有奪人之心投機之會間不容  
髮方今討賊之勢得無與李泌全緒所言有近似者乎惟

能出奇正之變示以可見之形不示以不可知之計以成速勝則善矣

揆策上

兵有不可攻有不可不攻不可攻者敵之銳也不可攻者敵之恃也我以兵進彼以兵逆則猛士精卒悉銳來拒此不可攻也當用奇以擣其虛彼有所恃持重自守則餘軍倚以為強士氣自倍此不可不攻也當用奇以致其敗日者王師之討賊也數道並進賊悉以銳兵分拒諸將將攻之勝負有此攻所不可攻也法當以大衆謹持其銳選梟勇士少出而更進時擣壘以撓之倭東則擣西倭西則擣東使彼奔走不給雖有猛士精卒且將氣竭而力解我乘其弊而攻之可以必克且彼倭我於前者既衆而

強則其自倭於後者必寡而弱我既弊其強衆於前則可以襲其寡弱於後彼強而衆者既弊則寡而弱者自孤我因以輕兵捷騎投其間而擊其虛倍道疾馳不三日而叩汴城出其不意則叛衆可以笑俘渠首可以坐縛彼強衆之在前者還抄則戎師夾攻不還救則腹心已奪此彼之銳不可攻當用奇以擣其虛之策也且賊之所恃者胡虜也彼宜推以抗我為兵冠鋒而方蜂屯蟻結固守不動者蓋彼以為恃則其動不敢輕輕動而小衄則凶威挫而賊衆疑恐我得以測其虛實不若因守不動使其衆賴強胡之虛聲挾以自壯且示所恃以疑我此賊人之情也法當以計動之使彼雖不欲与我戰而不得不戰夫胡虜之性貪憚無厭可以利誘我宜未戰而沒伏使一裨將率數千

衆鼓行徑進衝其中堅示敗而速去之无受輜重室物且走且奔虜輕我軍之易北又嘗遺利必驕怠而競為抄掠則吾伏可起掩其不備虜必反走因而乘之向之蜂屯蟻結者必乱則吾示敗之師可還奮擊破彼所恃則餘賊失氣然後諸將席勝四面攻之大克必矣此彼所恃不可攻當用奇以致其敗之策也昔唐兵討蔡矣元濟悉銳卒屯洄曲以抗李光顏故李愬知元濟之隙可乘潛師夜起出文城柵馳入垂瓠城駐元濟外宅而蔡人无智者遂以平蔡時董重質猶守洄曲愬折簡召之重質即奔軍降是擣其虛而銳自摧也李靖討輔公祐公祐以一軍頓當塗一軍擾當塗南路皆百戰強兵造柵自固蓄力養銳以抗唐軍盖公祐所恃也靖苦戰破之二軍悉潰公祐餘衆雖

爰不復敢戰遂禽公祐是敗其恃而衆自破也擣其虛而銳自摧敗其恃而衆自破固有古事之効矣豈空言哉

揆策下

甚哉兵久之難也千里饋糧内外騷動老師費財從古患之昔曹操孫權時江淮間不居者數百里或以為斥侯之郊非耕牧之地此未得曹孫之情也且操與權才均智敵將佐亦相甲乙使其對壘抗兵各用所長以角逐於江淮之間雖積時累歲徒為自弊勝負猶未有分也故各虛數百之地堅壁清野以相候望來則應去則守全力繕兵以伺敵釁此則曹孫之情也然兵固有難不得已而相持者以順討逆以義討不義師出有名士氣自銳彼不敗走我難自却却則我勢沮彼勢張進不成攻退不成守古人於此



雖以弱敵強以寡敵衆猶相持也故以弱而持強者漢高  
之持項籍是也以寡而持衆者曹操之持袁紹是也漢高  
與項籍相距滎陽數歲漢義而籍不義故漢雖數困而不  
為弱然卒所以勝籍者奇也高祖出軍宛葉綴籍兵而不  
戰今滎陽成臯間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  
齊因復走滎陽使籍備多而力分此高祖之用奇也曹操  
與袁紹相持官度有餘日操順而紀逆故操軍雖不敵而  
不為寡然卒所以勝紹者奇也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  
人北迎糧運操自將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此曹操之用  
奇也今王師出征以順討逆以義討不義兵衆將強不寡  
不弱固有万全之勢然賊未敗走理必相持不出奇謀未  
見其利臣所謂擣其虛敗其銳誠為至計然苟未可圖則

宜以諸軍綴賊使不得動別遣奇兵万人由間道襲取負  
海諸郡以駭京東賊徹緣淮之備以自救則震擾可擊使  
其終不敢動則我遂盡取京東此亦漢高之奇也國家得  
東南漕運故可以都汴京今賊雖僭據而江淮財用皆為  
我有策其暴兵既久必至飢虛儲糧大乏當遣間人用火  
攻燒其積聚或伺其積聚所在以輕兵夜出假賊旗幟設  
詭道襲而燔之此亦曹操之奇也或謂我以万人由間道  
襲取負海諸郡餽道聲援兩皆阻絕奈何曰是又有奇正  
之變為奇正之變莫妙於變主為客為主因糧於敵是變  
客而為主也投万人於死地使自為戰而後生是變客而  
為主也因京東思國家之心復其而寬其徭使還為我  
用是變主而為客也已得負海諸郡俟彼救至乘其恍惚

設伏於險而迎破之是變主而為客也何餉道聲援之虞哉

#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十二

#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十三

進策

巡幸

形勢下

朋黨

巡幸

形勢上

用人

王者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故不常厥居黃帝以師兵為營衛  
迂徙往來無常履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嘗寧  
居周成王撫万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是豈樂於勤動  
為哉將以一身之勞易天下之安聖人之心也然臣觀盤庚迂  
都告其臣民曰汝不謀長以思乃突汝但勸憂則知古之人君

將迂都改邑非徒為是紛紛蓋為長久之慮不得已而議迂而其臣民亦有所俾動也。陛下時巡于邁雖非迂都至若鑾輿天行百官群司千乘萬騎與臣庶之景從者不謂无煩亦當為久長之慮有不得已然後移蹕則人有悅心國无徒費故曰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且陛下以決策親征巡幸建康天威所臨諸軍增氣義士激烈孰不用命甚善幸也然臣愚慮以為有可議者建康王者之宅東晉時温嶠議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而王導獨以建康為可遂定都不迂則江左形勝无踰建康者然孫權居之即城石頭又作濡須瑯汭江西繼而權以七萬兵却曹操四十萬衆於濡須則地之可以戍守者宜為之備也又東晉時巨盜凌擾皆自上流奄至變出不虞故王敦盧循之徒伺間竊發則上流之可為藩屏者宜為之備也既

修戍守又有上流之防然後翠華可駐建康以經略中原然臣愚慮又有可言者自古皇居帝宅未嘗不為居重馭輕之計其勢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唐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閔中五百奉天下不敵閔中則其驗也令雖悉師討賊務揚威武而輦轂之下兵衛亦安可以不強甚非居重馭輕之道也唐肅宗在虛武衆單寡軍容缺然得郭子儀李光弼兵故國威大振德宗時段秀實言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為牙爪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為敵此欲強本幹備非常之意也昔漢高祖與楚戰出成臯至小脩武自称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救其軍兵遂大振因令耳備守趙地令信發趙兵未發者擊存高祖必先取二人兵以自振故能使之俯首聽命難所指使不然則信耳乃有一驕

蹇不受約束且無以制之此實將將之術安危之機語之於今  
宜留聖慮者也 陛下誠即日親御六軍張皇武節則戎卒  
前駟千麾萬獮天威震赫國勢隆矣儻尚觀兵俟時以行天討  
則環衛禁旅居重取輕誠不可後

形勢上

厥令中興既有取勝之資矣在所以用之如何耳何謂取勝之  
資形勢是矣臣請以三國言之夫孫權劉備皆一時人豪吳有  
三江之阻蜀有重險之固合此二長共為唇齒其勢足以患魏  
人地雖廣兵雖強亦常鯁鯁然恐吳蜀之一合而軋已也故吳  
蜀和則魏不敢動吳蜀離則魏思間釁以圖之方權備之交相  
伐也魏劉曄乃欲大興師以襲權及吳蜀之使復通魏賈詡則  
曰劉備有雄材孫權識虛實據險守要汎舟江湖難卒謀也以

是知吳蜀有勝魏之資權備不知相与合力而用

不知也

其心則異而勢則有所不合今吳蜀地皆我有

異心勢无

不合豈非取勝之資乎弟願用之如何耳夫

蜀雖猶輔

車而川塗回遠声問往來動以数月或道路

音郵曠絕

故以重師鎮襄陽通川蜀声援誠今日所宜東

襄陽北接宛

許西接益梁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北去河洛不

千里故吳人

欲據之以蹙曹操晉人欲鎮之以保上流蕩秦寇唐人又謂襄

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興鳳

之關 為潭環屈而流

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

聯絡乃形勝之地沃河

之壘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

是襄陽亦取勝之資

而又可以用吳蜀豈非所謂形勢者乎晉人有言雖未獲長駟

中原馘截山醜亦不可以不進據要害思攻取之宜是據 携

以經畧中原正急務也然吳蜀襄陽可以為取勝之資而不足  
以盡天下之形勢令之議者皆曰長江數千里實天下之形勢  
故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見波濤洶湧歎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  
苻宏亦云晉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豈非天下形勢无  
踰於長江乎臣竊陋之夫吳之所不能吞曹氏而據中原晉之  
所以不能滅胡醜而復境土者殆无它焉正以其謀陋而无復  
遠略區區恃長江之險以為形勢而止耳吳人之謀則曰取徐  
州不如全據長江故當時僅能擅有江表成鼎峙之業晉人之  
謀則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  
劃淮以北  
抵奔之然則為今之計詎可恃長江如吳晉之  
必將寇  
神州不失舊物則又當縱觀天下形勢為經畧之宏規而臣  
所陳吳蜀襄陽者取勝之資也

形勢下

吳蜀襄陽臣既言之矣雖并涼幽燕於北有未暇詳至若歷陳  
中原之形勢內以固藩翰外以謀攻取者臣請參古據今而論  
論之武昌為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捍禦上流而已緩急赴援奔  
不難故前世都江左者皆以為要地使重將鎮之為內外走援  
則武昌形勝之地也夏口在荆江之中与沔口對通接雍梁實  
為要津故周瑜以三万人據之能破魏武數十万众則夏口亦  
形勝之地也襟江帶湖北豫壤西接荆州則豫章亦形勝之連  
地也夷陵江東開限昔吳人以為安危之機如其有虞必傾國  
爭之則夷陵亦形勝之地也睢陽為江淮保鄣唐張巡以千百  
卒守之能御劇賊使不得博遊東南則睢陽亦形勝之地彭城  
地勢陞通驍騎所聘呂蒙嘗謂孫權令曰得徐曹操  
苟必爭

則彭城亦形勝之地也荀彧謂兗州天下之要以北關中河內則兗州亦形勝之地也魏武之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則許下亦形勝之地也長安據函

帶洪河為

古金城則長安亦形勝之地也唐郭子儀以河中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中則兩京可圖則河中亦形勝之地也我既鎮襄陽用吳蜀之資矣又當遺良將勁卒戍夷陵以控引荆吳川蜀之勢又命大師宿重兵鎮武昌夏口豫章以制上流而備不虞籓翰固矣然後中原為可圖凡諸軍所臨因利乘便苟可以進取則形勝之地皆所宜知我師得利于西則可以出長安臨河中得利于東則可以出彭城臨兗州得利于宿泗則可以取睢陽得利于陳汝則可以取許下數道並取形勝據之或鼓行勁攻或犄角合勢則太河之北虜必營固守所以備我者廣

而不暇及遠彼汴城僭叛知虜援之不力必為收兵閉壘之計非得帶甲數十萬且不能守則抗我之衆皆將入汴自保矣此得形勢之地雖不專於用奇亦可以圖賊也然而形勢固有彼我共之者又成敗之機不可失也我得亦利彼得亦利我知之彼亦知之我能用之彼亦能用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其時故不知形勢之可用者敗呂布是也知形勝之可用而不能用者亦敗烏承恩是也欲用形勢而不能先人者亦敗毋丘險是也曹操曰呂布不能據東平斷充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而布卒為操所克此非不知形勢之可用以取敗乎有說烏承恩使據常山以抗賊咽者且曰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猶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疑而不決卒守于信都此非知形勢之可用而不能用以取敗乎毋

丘儉從項欲爭據南頓發十餘里聞王基先至已據之矣儉遂  
復還保項卒為基等所破此非欲用形勢而不能先人以取敗  
乎今臣所陳形勢固不可不知然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先人  
又皆非所以取勝也嗟夫天下形勝之地異時皆吾有也有之  
而不知守失之而不知復失一邑則弃一邑失一郡則弃一郡  
隨失隨弃以至於今惟異時弃之也甚易故今日收之也甚難  
昔漢靈帝時以兵乱不解司徒崔烈欲弃涼州議者不可曰涼  
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  
以為乱此天下至憂社稷深慮也向今為國家守土地者以  
天下至憂社稷深慮為念必不輕弃郡邑雖力不足而弃去必  
思即復取之惜其弃而不即復取遂使左衽之虜盜據士勁甲  
堅之處為乱迄今而勢尚強嗟夫往者不可悔而可以為令之

戒也

用人

天下之人頑非木石則皆可以意氣動暴非虎狼則皆可以誠  
心感善用人者知其然故常用其所不可用或取於讎或取於  
盜讎與盜宜若不可用也而吾能用之是以得其心而致其力  
讎者曰吾怨也今釋怨而不吾憾何忍負之盜者曰吾罪也今  
捨罪而不吾弃何忍負之彼其意氣之所動誠心之所感可使  
之趨深溪可使之蹈白刃可使之赴湯火而不變其死昔齊侯  
念管仲射釣之讎鮑叔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  
是也晉欒王鮒謂范宣子曰蓋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  
欒氏之勇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則亦子之勇也晉戴  
若思作劫自悔卒能事君盡節唐令狐彰從安史自歸卒能忠

義奮發夫人之情孰不欲自尽其才以見於世不幸而為管仲  
為州綽為邢蒯為戴若思為令狐彰遽以其為讎為賊而置不  
用則弃人多矣惟古人越拘孿之見開誠素而用之往往得其  
用十倍常人何者彼固有所感動之也竊思國家涵養天下臣  
仁恩德澤庖洪汪滅決人肌骨雖髻童乳子皆不忌婦戴之心  
意彼陷賊生靈思我 宋德日夜謳吟而望官軍且將杖携老  
弱壺漿載路或殺賊渠首為我內應或望旗歸款挈地來臣不  
疑也然而逮今猶為賊用者彼寧誠為賊用哉盖亦有疑焉耳  
且兵只以來豈无士民自賊中歸我者而未聞有所恤豈无將  
士自賊中降我者而未聞有所用此吾赤子之陷于盜區所以  
猶有疑心而為賊用也 陛下雖嘗發德音設賞務問其自新  
之路使之悔過而效順然人不見利烏能遽勸彼內有疑心外

見迫脅使戰則戰使守則守苟欲克死不知其他 陛下何不  
命諸將<sup>將</sup>來降及俘獲之人可用者隨才授任命以爵秩一或有  
功遂加優賞仍以尺檄廣行誘諭能以邑降者即使宰邑以郡  
降者即使守郡以首級降者以兵衆降者各差勞績大小厚賞  
之使未効順者望風相告曰某先降而得某賞不徒釋罪又寵榮  
焉必相率而俱降此則降者見遇貳者思奮之說也尚寧為賊  
用我漢韓信敗陳餘令軍中无斬李左車有生得者賞千金至  
則解其縛東鄉坐而師事之委心歸計而問攻燕伐齊  
之策卒用其謀以平燕齊唐李愬伐蔡獲李祐諸將請殺之愬  
不聽以為客待間召祐屏人語至夜艾軍多諫以為祐不可近  
愬待益厚卒用祐定襲蔡之謀且韓信李愬皆一時名將於左  
車祐必欲生之而問以計非以其有用故耶今誠得如左車祐



輩用之亦勝筭之一助也

朋黨

言朋黨不過曰君子曰小人自昔朋黨之興小人未嘗不得莫志以勝取於君子君子不勝而受禍亦未嘗不酷其故何哉小人蕪詐而多才雖欲挾朋類以擯君子苟其徒不繁而力不足以必勝則包藏禍心徘徊而不發嘯召挽引多其援助以俟噉隙之可投故發必竒中而未嘗不取勝於君子者直情徑行不顧可否必欲引衆小人力与之角而解傳寡與勢常單弱為難立夫以直情特立之君子抗蕪詐群輩之小人雖庸夫亦知其必危故一陷禍機蕩无遺類而受禍未嘗不酷此東漢之黨錮可為流涕者也人主必將慎察朋黨之邪正使小人未衆而亟退君子亟進而益多則不可以不辯於早而戒其漸不辯於早

而戒其漸則君子小人朋進而闕于前將莫明其孰是孰非而无可柰何昔唐文宗恭儉自喜其區區治之心初非不切然卒至危弱而不復奮原其所自實猶朋黨亂之每大謀議甲可乙否紛然盈廷迭相侵詎如市人賈夫相與爭言於闕闕天子顧為軟語解釋其人早朝晏罷曰惟朋黨之論至謂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而唐史言其是非排陷朝昇暮黜天子亦無如之何是君子小人闕于前莫明其孰是孰非而无可柰何也臣嘗詳求當時朋黨之患盖起於李德裕李宗閔牛僧孺等德裕固賢相然宗閔僧孺初亦竒才有名于時及黨與一分遂相傾賣至為小人所不為者而流波浸滋為搢紳桷幾四十年若楊嗣復陳夷行李珣鄭覃輩豈皆小人哉亦為黨勢磨軋而已夫其始也皆非小人及為黨勢磨軋則有互相魚肉之心是君子

與小人分黨者理之常而君子亦各自以其所親愛為黨者禍之大也宗閔僧孺同秉政相唱和去異己者德裕所善悉逐之及德裕在相位非其黨者皆不容於會昌中使賢如白居易猶懼斥不自安固永致身散地莫於遠害德裕罷相則凡德裕所薄皆不次用之至德裕之與則雖草制不尽言亦且貶黜嗟夫宰相之職固將為天子求人材而進之士非天子所自識擢則不以宰相進何由登於朝而用於上苟一相去位門生故吏與所親愛無論賢不肖率以其類相次廢黜否則自疑而引去雖天子所自識擢之士於罷相有一日雅亦必見逐曾不得少留於班列之下夫人材由宰相進雖未必皆賢亦未必无竒能異士卓然可以資世者類以朋黨廢不用則人主雖有籲佞之心安得而器使之夫以一相去位士坐朋黨廢者不知幾人而又

鼎軸之任未幾輒易則人材之沈滯閑散可勝計耶此人材常患乎乏使之因而牛李所以禍世者也臣故曰君子与小人分黨者理之常而君子亦各自以其所親愛為黨者禍之大然則人主其可不念而為臣者可不戒哉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十三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十四

進策

封建

賞功

募兵

御將

勸武

封建

自司馬遷班固曹元首陸士衡迄唐諸孺言建封建衆矣予三代分土者以為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閔諸盛衰深根固本不牧之道不予者以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乂常于紀略无寧歲使哀平威靈之時下克淫異必不至此覈其至當俱非通論臣竊因抑宗元之說而極封建之弊以為三代不可去後世不可行何

以言之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湯之與諸侯歸者三千資以黜夏武王之與會者八百資以勝商會禹而來臣資湯武而為用是三代不可去漢鑿秦孤剖列疆土而七國唱和幾危西都晉矯魏失載崇藩翰而八王階厲蕩覆東洛是後世不可行且先王良法歷久而時不便不安莫能復行於後世者固亦多矣彼肉刑井田冠婚喪祭射鄉食饗皆上世盛典令其與存者幾何顧獨於封建必泥古以為可行亦過矣方周之衰絕長補短地僅埒於曹滕以小白重耳撫封疆大成懔殊俗而不敢睥睨九鼎懷窺覲心方且糾合諸侯扶其弱與共守封建其可去乎唐藩鎮本非錫土久則私以傳其子孫田悅朱滔王武俊雖飛揚跋扈然比衆度六不能當唐十之一一旦得逞遽擅相王號如七國故事合從締交旅拒王師夫以威文之強而

臣于弱周以三叛之微而僭于盛唐是直茅授瑞行於三代雖大死不疾行於後世雖小无不乱且漢封異姓本以建國屏崇王室而委質下國者率自王其王因不知有天子貫高趙午相與謀曰帝辱我王因壁人于栢人封建何利於漢哉唐雖時倚鎮兵戡禍乱然擁衆不朝擅賦不貢者相視並起是無冠而失地不戰而失兵微水旱而失穀粟田承嗣盜有吳博魏衛相磁洛七州而未嘗北面天子蔡帥不廷授者五十年環天下之兵僅能縛一吳元洛藩鎮本非錫土上患已如此况以王命命之國則其為禍將何以制之臣故曰後世不可行且唐以鎮將領兵能作威福而刺史夫權故強藩得拒朝命為僭乱令國家以大帥臨方面而刺史亦得職各主其兵方鎮雖有祿山思明之姦終不能據一州以叛是古今郡國之制莫善於國家而應變

則有權馭衆則有機此又不可不論也高祖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高祖如良計捐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越捐陳以東傳海與韓信使各自為戰於是信越各引兵來夫高祖視所捐地猶屈產之乘耳取之內既而著之外既猶垂棘之璧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捐之於一時牧之於後日故能應變以濟務馭衆以成功此高祖所以取天下而人莫知者也人君將以應變濟務如高祖之機權誠所宜知則夫厥今醜虜與僭叛所盜據地邑尚皆堅守為虛空之地臣固欲以守宰為賞降之資亦權宜也

御將

天下久安兵无素備人不知武卒然一旦有盜賊四夷之警海內騷動天子與大臣熟視廟堂之上而不知所為當饋與歎思得良將用之得一武力鼎士則解衣推食遇之惟恐不厚操斧授柄任之惟恐不專握手卧內結之惟恐不至及夫兵連積歲變故習熟而為將者寵亦益加權亦益盛金多粟腐錫予盈矣兼印累節品秩崇矣左朱右紫子孫官矣田名膏腴資產豐矣高門華屋第舍侈矣志得意滿偃然自安頡頏而不為用於是廟堂之上思所以御之而不得其術蓋始也遇之惟恐不厚遷薄其禮則怨始也任之惟恐不專遷奪其權則憤始也結之惟恐不至遷示以猜則離恐憤以離則其為患有不可言者或謂漢高祖與武帝深見此理而早制之故高祖之御將常折其氣

於初結其心於後武帝之御將常假之權於外而折其氣於內  
黥布歸漢高祖踞床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  
就舍張御食飲後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此折其氣於初  
而結其心於後也武帝使使者持方寸之印即軍中拜衛青為  
大將軍盡以諸將兵付之然常踞廁見青使青有天子切齒之  
懼動不敢專以和柔自媚於上此假之權於外而折其氣於內  
也然而折其氣所以制於任用之始苟以偃然頡頏則暴折之  
又非所以善御人也惟當推赤心置其腹中務以誠感俾之用  
命賞罰明信並用而必行則御將之長筭也臣聞太宗時嘗  
命將守代州擊虜有功而邊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  
太宗一切不問封其奏以付守代者太宗之於將帥可謂推  
赤心矣然當時自救伯至於士卒猶有怨負死或矜怨則臣所

謂務以誠感與夫罰明信者真太宗駕馭之術也李唐用兵  
有賞厚罰輕之弊戰輒少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  
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至多裒兵士顛翻太都則跳身而來刺  
邦而去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故兵不脆毅不殫而戰  
必挫北夫賞重罰輕猶致奴况賞獨厚而罰不行則非御將之  
道也然人主於將不但駕御之而已又當審其才而用之將固  
有忠勇可喜者常失於輕敵而寡謀漢李廣才氣死於與虜確  
而公孫昆邪慮其自負賈復輕敵而光武不令別將夏侯淵戰  
雖屢勝魏武帝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然則  
忠勇而不知怯者又當戒以輕敵亦使將帥知朝廷知之盡  
其才也

賞功

爵祿天下之公器非人君所私有也是故古者明君之於爵祿苟不當用則雖微秩輕賜未嘗有所虛授苟不當斬則雖高位大官未嘗有所固情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甚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所知吾聞明主愛一頓一啖頓有為頓啖有為啖令袴豈特頓啖哉吾必待有功者故藏之未有予也漢高祖擊陳豨封趙壯士四人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後入蜀漢伐楚賞未備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故方其不當用則韓昭侯一弊袴猶須藏之必以待有功方其不當斬則漢高祖之四千戶雖以封未有功之人於事為宜此古人厲世磨鈍之至術也方今爵祿盖有不當用而虛授不當斬而固惜

者竊以為有厲世磨鈍之具而不能用用而不得其當則人心有所不服欲忠之臣有所未勸爰自軍興以來賞功所司初无稽覈或虛張首虜或增叙勲績或緣世竄名或行賂冒奏斷筋絕骨先登陷陣舉旗折馘之人未必見旌異殞身喪元膏流節離忘私死事之家未必蒙隱卹凡所補授下而至於校尉上而至於橫行車載斗量不可算數未必皆殊勲異効之人徃徃偽濫不公十掌五六彼困无援貧無資者雖績用章著文襮頭白吏方邀索賕謝難問百緒弥年累歲終不霑賞莫之告語相与怨歎使義夫節士遲疑於立功願慮於身後每視叨名冒級者抵賞憤叱為之不平此天下所以欲忠而未勸也昔唐孫承景監清邊軍戰還自面先鋒當矢石狀擢肅政臺中丞及張仁愿問其破敵曲折而承景實不行所問皆窮行賞之妄有至於此

向非仁愿窮計則承景為茅一功何由知其不實此賞功所以  
貴乎精覈也漢趙忠論討黃巾功甄奉謂之曰傳南容前在東  
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令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而南容終  
亦不得封夫以一傳燹之不賞遂使天下失望令有功而見遺  
亦多矣將何以慰天下之望而服其心謂 朝廷於爵祿有所  
慎用耶則濫賞者不加察有所輕用耶則宜賞者不加恤臣故  
曰有不當用而虛授而不當斬而固惜者又若四方之士詣  
闕上封或徒步千里奏書百牘越月踰時客食旅次豈無去故  
鄉之念豈無懷親愛之心抗直辭觸忌諱豈无干不測之懼徒  
以感槩憤發思濟時艱心不忍忠惓惓為此彼其所陳借皆荒  
唐之狂言屑瑣之常談猶當間一召見時加諮詢捐斗升之祿  
輕束帛之賜以來庶言以通治道况夫愚者有千慮之得負薪

有廊廟之言亦豈无一策為可取一事為可効拔十失五猶得其  
半而曾未聞顯賞嘉謀族甄讜論使天下聞風增厲爭輸厥誠  
以收群策而輔中興此復何也三歲任子動以千數諸生由科  
第進動以百數雜流入仕且不知歲幾何人願獨於獻言者深  
吝而不予此又天下所以欲忠而未勸也臣願明詔有司精覈  
功賞俾无濫被与其濫被无補之人不若以報有勞而未論有  
屈而未伸者又不若酬善言以勸策士則厲世磨鈍之至術也

### 勸武

國家之制武臣自惜職即班先文資之六階自餘亦多右武雖  
中更承平脩官制猶不改也此非勸武功倫後患之深意乎蓋  
時方艱難寵用勇力拔距投石揭旗引鼎之士皆得取豐祿揖  
美官天下既定包戈歸馬則前代舊將投閑置散与老校退卒



等遇之減然若士投游塵則非所以勸武功備後患也是以多  
難之世將士雖或奮身出力往往咸懷後慮而不遂盡敵謂優  
游養寇足為己資使寇不滅則己之取重於世不已故常坐甲  
擁衆安視虵豕荐食忍而不擊或破賊垂盡不即芟夷因使困  
獸踰而復起為世大患唐刘巨容敗黃巢于荆門轉鬪一舍捕  
逐虜獲率十俘八巢力窮矣諸將欲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  
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即忌之不如留賊為富貴作地  
諸將謂然而吕用之說高駢亦云公勲業極矣賊未殄朝廷且  
有口語况賊平安所稅駕不如觀豐求福為不朽資也是皆李  
唐不能右武於平時以備後患故巨容駢等皆縱賊不尽誅使  
巢得復熾遂陷兩京毒流天下然則國家官制右武雖更承平  
猶不之改真勸武功備後患之深意也臣竊惟將士從 陛下

中興戰伐使間閔有年雖出忠義然其計不能无望於安平休  
息仰事俯育為温飽計也願 陛下明 祖宗右武之意詔諭  
諸軍約剋復中原日應將士有功者已差次行賞外各隨官資  
增給本俸之半以終其身為武功勸則皆將相謂曰往當无虞  
時 國家已尚武今又約我增俸誠能盡敵當安全取富貴耳  
將見人思自奮撫劍慷慨志馳賊庭而心醢之矣又何其養寇  
哉臣又觀行軍出師老弱隨之為戰士累似未為得漢李陵提  
兵入匈奴士卒妻婦隨軍者大匿車中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  
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士卒妻婦匿車中猶鼓不起况  
連營踵其後兵氣當如何我唐韓洪以名妹遣李光顏光顏曰  
我去室家久以為公憂然戰士皆弃妻子蹈白刃柰何獨以女  
色為樂以是知昔人用兵將卒皆去室家而即行陣也今不若

以諸軍家屬分置江浙諸郡使之安堵是且有四利士卒前戰而後不顧家一利散處就糧省轉餉之費二利家屬留居人有回志三利雖名老弱猶可以彈壓諸郡使鼠竊不敢發四利仍敕所至州郡優加撫存廩給以時無令匱乏則將士感激思報上賜矣昔唐柳公綽以御史中丞為鄂岳觀察使詔發卒五千討蔡軍出公綽數省問其家疾病死生厚給之軍中感服曰中丞為我知家事敢不死戰故鄂軍每戰輒克令誠使諸州郡盡如公綽則分置諸軍家屬皆將如婦是亦武功之勸也

### 募兵

古者兵法起於井田故有寓兵無募兵後世兵農兩分則兵不足而募亦其宜也漢高祖與楚相距五歲數失軍已衆而蕭何常從關中遺士卒補其處至發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耿弇謂

光武曰吏士死亡者多願居上谷益發精兵以集大計周與吳漢北收幽州十部兵從光武擊破銅馬等高光定天下皆益兵以成功今方克復土宇用兵伊始宜廣召募以備戎行之闕則其說有二一曰義勇之士二曰死事之孤且家鶴膝戶犀渠江東之習俗也項羽所以破諸侯孫權所以破曹公皆東吳兵至於戈舡下瀨蹈輪鼓水角長枝於波濤中又莫如吳人加以閩地山險俗皆趨捷伉健白徒長鍛操以奮呼焱銳莫當又楚人剽輕先登陷陣出入若飛募而教之皆為勝兵往歲狂虜乘間犯浙右所過為鄉社掩格俘斬甚衆此以見江東之士膽勇有餘使當虜人往往得利臣願明詔江淮閩浙募敢勇士願効忠者无拘數額發詣行朝各以路分聚為一軍勿黥面勿刺手第隨州黽類結火伍日加訓練此義勇之士也漢取從軍死事之

子孫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灌夫欲報父仇披甲持戟馳入吳軍身中大創十餘鬪志弥厲蓋人有復讎之心雖万死不顧因而用之必能有功臣願明詔諸道募欲殺賊報仇者所在州縣厚恤其家與之資糧遣詣行朝亦聚為一軍勿黥面勿刺手其人平居抱憤欲釋憾于賊而力不能一來應募必誓捐軀自無逋亡但當教以坐作進退使習熟金鼓此死事之孤也或曰昔吳周祗欲於鄱陽召募陸遜以鄱陽郡民易動難安召之恐致賊寇祗固陳取之而吳遽等果乱今欲召募得無有吳遽之變乎臣謂此殆欲以一噓而廢食也且彼一時此一時安可同哉陸遜料當時召募易動安之民臣亦策今日召募可以安未難動之寇也何以言之江浙之人傳習妖教舊矣而比年尤盛縣村帶落比屋有之為渠首者家于窮山僻谷夜則嘯集徒衆以

神恠相誑誘遲明散去煙消鳥沒究之則鬼迹捕之則易以生事根固蔓連勢已潛熾其人類多姦豪拳勇橫猾不及此時因召募而收用之以消患於未萌臣恐吳遽未必跳梁於今而張角孫恩決復響動於後也且姦豪橫猾之人居心好動殆非蔣桑乘來低首安作為良民者譬之脩蛇巨蝎取以備藥物或能已疾蠲病苟弃不用日以滋息則緣瑯肖屋螫人而肆其毒必矣故臣願因召募而收用之亦已時病之細術也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十四 終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十五

進策

節費

平糶

除盜

議錢

實惠

節費

理財之要莫先於節費費不節而欲求財之豐是猶因風而望山木之叢茂不可得也臣謂方今財用可省者

以為文具未深見其害於事也今興大亂之餘總核名實正所先務設一職猶欲兼數事况存不急之官以蠹无涯之費乎且官不必備惟其人豈惟三公哉唐薛元超為中書侍郎高宗謂曰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是中書得一薛元超餘可省也孫處約為中書舍人高宗曰處約一人足辨我事何須多也是舍人得一孫處約餘可省也北魏汰擇郎官唯辛雄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省事足矣是郎官得數人如辛雄餘可省也此豈非冗官可省之明驗耶苟不思慎選其人第

欲備官豈徒无益而為害實大昔人嘗謂天下財賦耗斂大者唯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他費十不當二者一是以由漢至唐征戰艱難未嘗不省吏員以救弊今官不少省顧或益增之棲遲閑曹而坐養資考者不知幾人非勲舊大臣而安食祠祿者不知幾人取兵書饋檄游走四方挾券自資者又不知其幾人也尸素竊位以官稱行呼唱而不釐職務者久不知其幾人也此非冗官為無益之大費耶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蓋將以息兩國之患解仇修好而已故有掉三寸舌強於百万之師者末世和親之說用乃卑辭重幣奉野心之夷狄

和戎之使益出問遺之貨益多犬羊之貪求索益不知厭  
封豕長蛇荐食益不知已朝廷何利而猶復遣使乎臣觀  
漢孝文貽匈奴書其辭不過曰皇帝問匈奴大單于无恙  
其遺不過繡袷綺衣赤紵緣繒黃金犀毗等物耳然而賈  
誼猶曰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又曰何忍以帝王之号為戎  
人諸侯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至為流涕使誼復  
生今日見吾中国金繒入虜廷者如此其腴虜人之凌縱  
如此其殆將痛哭而來已也且朝廷於虜人狂為屈辱甚  
而今為怨仇往者遣使所謂運府庫之財以填廬山之壑  
而今為割剥百姓遠行貨賂以奉寇讎此非遣使為无益

之大費乎臣願省冗官之大費以益募兵省遣使之大費  
以賞戰士則不必商功利而用或幾乎足矣

### 議錢

錢貨耗乏為歷世患有救其弊者欲為重錢而病難用欲  
為輕錢而病盜鑄二者皆非可行於今者也思救其弊莫  
若求錢之所由耗而圖之臣竊惟國家全盛時諸道治  
鑄歲供緡錢入中都官幣民家委積累百鉅万又常平儲  
資大郡无慮四五十万緡次猶半之大邑无慮六七万緡  
次亦半之府至貫朽庫府充牣時雖四方民財匱不給用  
然寶藏之官槩以天下計之錢不乏也方今公帑既虛私  
利又窳公私俱匱不知錢何所積而至於此臣嘗求其故  
知錢之所由耗者有五說焉運艘賈舶絕江浮海濤波覆

沒一也通都大邑火所延燒灼樂融液二也閭井習俗送  
終哈死瘞理滋多三也幾何不密而泄之疆場者廣四也  
禁令不嚴而破為銅器者衆五也五者交耗故不藏之官  
不積之民而錢日以乏將救其弊則當從其耗之甚者而  
為之禁今王師百互或列戍或進攻皆資錢以為用則泄  
之疆場願詔請軍各加禁察或可以全若銀帛易錢費者  
量宜易之至若破銅為器則申嚴禁令當責郡縣力行懲  
絕昔劉秩謂銅之為兵不如鐵為器不加漆禁銅則人无  
所用盜鑄者少公錢不破人不犯死錢又日增是一舉而  
四美兼也陸贄亦云禁用銅器則錢不乏是皆以禁銅為  
利大祖時有司請行銅禁于江南詔除寺觀先有道佛  
像鐘磬鐸鈸塔輪火珠及民所常用銅鑑自餘銅器限盡

一月悉上送官給直市之敢有匿不聞論如律令儻遵用  
是詔申嚴銅禁得銅必多可以廣鑄又自今天復破錢為  
器者錢何患不富乎然臣嘗觀漢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  
經用不足張林言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耳宜  
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  
少物皆賤矣又獻帝末不鑄錢久貨本不多且无增益故  
穀賤无已是古以錢少故物賤也今錢貨既乏而百物皆  
翔貴豈今之錢貨与古之錢貨異哉蓋穀甚貴之所致也  
東南播殖之利不加於舊而西北之人寓食于東南者益  
衆此穀之所以甚貴而未平也夫人視食為命其於穀粟  
不可一日不求今也地之殖不加舊而食者益衆且穀所  
儲積皆豪民大家乘時微利開廩索價價脫不高廩終不

發則穀不得不甚貴彼市百物者皆非不飢之人固將量  
食費以取百物之直則百物亦不得不甚貴此鑄雖乏而  
物不為賤所以與前世異也今欲百物賤則當平穀直穀  
直平則民費省矣且官收私銅以廣冶鑄又平穀直以省  
民費則錢雖乏未為甚甚善乎漢劉陶之言曰當今之憂  
不在於貨在乎人饑臣亦以為當今不病錢乏病乎穀直  
之不平也

平糶

臣所謂平穀直者非欲嚴法密令以抑損之也蓋聞食貨  
有輕重斂散之權有司失之則姦民得以乘人急而專其  
利故曰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又曰歲有凶穰故穀有  
貴賤今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游於市乘

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然則將平穀直使無甚貴則輕重  
斂散之權有司可不制之乎秦末豪傑爭取金玉而任氏  
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錢而  
豪傑金玉盡歸任氏用以起富使當時斂散之權在公上  
則任氏雖有粟安得取貴直乎今莫若依倣李悝之平糶  
耿壽昌之常平收斂散之權而制于有司使豪民足穀者  
欲索高價而不可得則臣所謂平穀直之說也悝為平糶  
法觀歲上中下熟而制其收又觀歲大飢中飢小飢而發  
其斂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行之魏國國以  
富強壽昌為常平法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  
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民甚便之臣謂宜酌取悝壽昌  
之說詔州縣各量所部土地廣狹出穀多寡參以往歲和



糴斛數制為空額亦視上中下熟而三分其收每歲西成  
亟行廣糴必以時價償民無得虧除及來歲春夏穀直騰  
躍則少損時價而出之亦視所收多寡三分而出其二復  
儲糴貲以為常歲糴本其一則以待軍興之須如此則歛  
散之權盡歸公上豪奪者不得回閉困廩挾所蓄以邀重  
利穀直豈復甚貴而不平乎臣此所言其大畧也若夫創  
制作法纖密之條所以周防利病者則在有司熟講而舉  
行之或曰官自糴取與民為市得無擾乎臣曰民無抑糴  
官無強糴損價以便民得羨以供軍上以豐蓄積濟饋運  
下以檢姦豪惠貧弱誠見其利未見其擾也方之橫歛不  
猶愈乎唐德宗時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百餘萬斛可  
以減轉運又欲以所減米糴江淮水蓄州縣斗減時五十

以救乏京城東渭橋之糴斗增時三十以利農古之人未  
嘗不以歛散之權與夫平糴以利人為意孰認不可復行  
於今邪臣竊觀世之計利者類以剝下為言所謂枵鑿万  
端窮朝抵暮千按百牘皆取之民者也殊不知理財之義  
固自有不害民而利於時者唐劉晏制万物低昂常操天  
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挈兵數十年歛不及民而用度足第  
五琦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賦而國用豐程异使江表  
調財用所至不剝下不加歛經用以饒元琇判度支方蝗  
旱而不增一賦軍興皆齊是敷人者皆不取之民而財自  
足豈天雨鬼輸哉亦得夫歛散之權而已然則臣所陳平  
穀直之說豈非不害民而利於時者乎

民者至愚而神者也不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効忠薄然則人君誠欲利民可不加之實惠乎浮文惠之而實不至是以智者也彼烏能無詐是示以疑者也彼烏能無偷是接不以禮而撫不以情者也彼其徇義烏能不輕効忠烏能不薄君以浮文罔民民以詐欺應君則上之澤恒由及乎下下之情何由達乎上上下下猜阻日以携貳亂亡之由也昔唐文皇賢主也常自謂以誠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詐欺裴矩奏民遭突厥侵暴者請戶給一絹文皇曰朕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小大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為率大索欲實惠及民用心可謂至矣然而當時詔逋負官物悉令蠲免既而負秦府國司物者乃復督索如故又詔閔

中兌二年租調閔外給復一年既而敕云已役已輸者以明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追是欲惠民而實不至雖用心如文皇亦未免為浮文也臣嘗伏讀建炎改元赦書所以勤恤民隱者非止一事凡逋租負錢倚閣折納之類蠲除至多又備言官吏剝刻良民受弊往往破產所以慰安天下甚厚赦令所至民皆感激流涕以為陛下惠顧元元周悉如此丁寧如此非復異時之虛文徒掛墻壁為也蓋有華顛耆老扶杖立聽願少湏臾無死以觀中興之盛者然而事多循習吏不奉行前令未及盡施後令已復更易不一二歲衆弊紛然仍為虛文初無實惠雖復詔赦數下德音至深臣恐斯民有至愚而神者固已生疑於前安可冀其必信於後中興之功尚勤聖慮未必不由此也

凡逋租負錢歲久不能入者皆貧民窶戶水旱札瘥之餘  
衣不足以蔽膚食不足以餬口既迫於寒飢矣而追胥督  
吏臨門譴呵責以不可得之積欠而遂其不可狀之私求  
攘衣襦掠器具鷄豚竅無不奪取大吏未去小吏復來  
朝索夕須剥膚椎髓償官之實曾未毛銖而吏之所得車  
載石量矣 朝廷何忍收毛銖之逋負使民抱無涯之疾  
苦乎彼其橫被侵辱怨憤嗟呼之声朝廷不得而聞也蒙  
頭避吏潛山竄谷朝廷不得而見也豐年富歲已困於追  
呼矣一有饑饉則操瓢囊流轉為溝中瘠而已可勝哀哉  
臣愚竊謂與其以督欠之虛名為胥吏漁奪之因不若捐  
毛銖之小得為貧民無窮之利况夫逋負在十年之外者  
民碩所責既多終無可輸破數少償則懼應盡入因厚以

賦謝柞請吏曹雖毛銖無入官者是又徒為齊民以肥吏  
而公家初無損益者也臣願申行累下赦詔條列民所逋  
負可蠲除者自何年為率明降德音盡削欠籍官吏不即  
削籍後復責償為姦者重加竄罰庶幾民需實惠知 朝  
廷赦令誠以利澤形瘵非虛文也其為政効豈不優於唐  
文皇哉

### 除盜

歲適旱蝗民不賴生脫死自救櫻金奪餉而不知愧甚則  
群行為姦依憑狐丘棲宿免穴此其為盜蓋迫不得已耳  
固宜綏撫安集之而勿窮其誅若夫豪姦巨猾乘危投隙  
弄兵擁衆大而翔轉寇噬螫齊人小而攻據城邑鷓踣翔  
觀變此其為盜又可闕略而不誅之耶異時官軍討賊於

豪姦巨猾不惟闕略不誅仍每命以爵秩弄兵擁衆者栢  
視踵起驅掠殘暴無所不至金粟子女靡衣豐食鮮車怒  
馬既飽其志碩得厭兵乃始以降約自通差次首從坐遊  
官級禮優者先下爵卑者後服官軍力或不制則屈意順  
許惟懼賊心之小悍而不即就降至示以告身誘使投兵  
往往朝黃中暮紫綬斬木招竿之徒指笏曳履厲行于士  
夫間國威不振無甚於此是以江湖嶺海跳梁得暴攻劫  
市邑者至今猶時有也臣觀秦漢而下号中興顯顯為古  
今稱詠者三君曰漢光武曰晉元帝曰唐肅宗然而晉自  
建都江左姦叛時起唐自安史後亦大盜繼作獨漢建武  
遂無強寇何哉蓋晉元帝時王敦驕恣不臣帝畏之而不  
能制自亡齊并故其弊流于後世有遵養時賊之譏唐肅

宗時平盧裨將殺節度之子而推立侯希逸肅宗不能正  
其罪因授以旄節故其弊流于後世有姑息之政晉與唐  
雖楠中興而威柄撓弱是以強寇不止若光武則不然以  
英威雄斷縱攬權綱群盜請降未嘗假以辭色况輕與之  
爵秩乎劉恭曰劉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光武  
曰待汝以不死耳杜成爲王即乞降求万户侯光武曰願  
得全身可矣光武之御群盜如此故當建武時雖在狡間  
作而終無強寇然則以爵秩招慰盜賊誠落姦之弊政也  
陛下紹開中興收威柄而隆國躅則宜以晉元帝唐肅宗  
爲戒而以漢光武爲法凡盜賊請降者待以不死足矣俾  
之全身足矣又烏可復如異時使官軍屈意以踵遵養姑  
息之陋哉昔唐僖宗時黃巢已破廣州勢張甚表求天平

節度使宰相盧樞素厚高駢屬令立功乃固不可巢請及  
巢益熾破淮南人皆咎攜始下詔以巢為天平節度使詔  
下賊已破潼關矣臣嘗讀唐史竊以攜固不可巢請為是  
以時人咎攜為非又罪攜終不當以節度與巢也何以言  
之巢雖橫行天下不過為一劇賊耳寇賊姦宄堯舜之世  
且不免是歷古所常有也儻以節度遂其請則是寇賊而  
秉旄鉞豈不異甚矣哉以政體言之以名器言之寧使巢  
益熾而節度終不可與也且巢之力苟能恣肆則雖得旄  
鉞猶將轉寇自如又果足以塞賊夫之貪心乎故凡為遵  
養姑息之陋者皆啓姦之弊政能革啓姦之弊政則除盜  
之先務也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十五

